

第八路軍紅軍時代長征史實

隨軍西行見聞錄

夢秋編著



上海生活出版社印行

1938

第八路軍紅軍時代長征史實

隨軍西行見聞錄

蘇 欽 著



上海生活出版社印行

1938

第八路軍紅軍時代長征史實

隨軍西行見聞錄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出版

編者 夢秋

出版者 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

代售處 全國各地大書店

每冊實價國幣三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次

隨軍西行見聞錄……………(二至四)

附錄 長征閒話……………(七二)

搶橋故事……………(七二)

一 跑路而且打仗……………(七二)

二 要奪取瀘定橋……………(七四)

三 口號聲打上心頭……………(七七)

四 大家都變成泥菩薩……………(七八)

五 打起幾十百個火把……………(八十)

六 大渡河之浪……………(八二)

七 只要你的橋，不要你的槍！……………(八四)

八 二十個巨人一個也沒有減少……………(八五)

膚施人物……………(八八)

女英雄們……………(九三)

征程插話……………(九七)

一 茅台美酒……………(九七)

二 上火焰山……………(九八)

三 入獾獾國……………(九九)

四 土司宮室……………(一〇一)

五 賭營水中……………(一〇三)

六 割麥鬥爭……………(一〇四)

七 最後險地……………(一〇五)

六 陝北會合……………(一〇六)

編後小記……………(一〇七)

隨軍西行見聞錄

我國共產勢力，年來伸張極速，朱毛，徐向前，賀龍，蕭克等赤軍，已成為中國一強大力量。當赤軍初起時，本係星星之火，迄今則成燎原。朱毛赤軍原係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時朱德率領之葉挺賀龍殘部及毛澤東率領之湘南農民軍會合而成，南京及各省軍隊征剿已歷八九載，但朱毛實力，有增無減。年來蔣委員長親身督剿，步步築壘，滿擬一鼓殲滅之，不料朱毛早見及此，於去年十月中突圍西走，由湘粵邊而入黔，逗留於黔川滇三省一時期，最後竟冒險突過金沙江大渡河（此二河均為長江上游，河寬水急）而入川，與川北徐向前會合。現在中國兩大赤軍會合，聲勢大振，且軍事重心，已由東南而移到西北，剿共軍事，無論在作戰上運輸上皆大感困難，赤軍活動將愈難抑止矣。

記者向業醫，服務於南京軍者四年，前年隨南京軍五十九師於江西東黃坡之

役，被俘於赤軍。被俘之初，自思決無生還之望，但自被押至赤區後方之瑞金後，因我係軍醫，押於赤軍衛生部，赤軍衛生部長賀誠親自談話，當時因赤軍中醫甚少，他們要我在赤軍醫院服務，並稱願照五十九師之月薪，且每月還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費。我係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軍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費，亦會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後，我幾次被遣至石城之赤軍預備醫院，時而調回瑞金之衛生部，赤軍最高人物如朱毛林彭及共黨中央局等赤區要人，並曾屢為診病，那些名聞全國的赤色要人，我初以為兇暴異常，豈知一見之後，大出意外，我第一為毛澤東與朱德診病時，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為之診病時，招待極謙。朱德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瘡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我入室為之診病時，仍在執筆批閱軍報，見我到，方擱筆。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這兩個赤軍領袖人物，實與我未見時之想像，完全不同。

去年十月中旬，南京軍已佔興國，赤軍即突圍西行，我也被携同走，這次行

軍，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除在黔北之遵義府休息十餘日，以及渡過金沙江後在會理縣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終日行軍，由江西而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雲南，西康，而轉入四川之理番，松潘，足跡幾遍大江以南，歷時八月餘，約計行一萬二千里，歷盡無數高山大川，而與徐向前會合。我以文弱之軀，經此磨折而今日還能生還，自慶更生。但同時自幸此生竟能走遍長江及珠江流域之各省，而且到了許多夢想不到的地方，亦足自豪，至本年七月上旬，我被衛生部長賀誠派往懋（功）寶（興）遊擊大隊當軍醫，出沒於兩縣之山地。某日晨川軍來攻：我被川軍衝散，身存之現洋二十餘元均被民團搜去，後幸遇川軍五旅之軍醫正蔣君係昔年同學，得其幫助，由天全，雅州，成都，重慶而搭輪回家。合家歡敘，幾如夢中。

比次赤軍拋棄數年經營之閩贛區域而走入四川，顯係有計劃之行動。當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觀之，則赤軍確已進行了充分準備。自五月到九月招集了赤軍新兵將近十萬人，當我與林何二先生（何亦係張輝讚部之被俘者）於八月

被派至軍事工業局（赤軍各軍需工廠之管理機關）衛生所時，見兵工廠，被服廠等各有數千工人，日夜作工，狀極忙碌。以後，九月間在紅色中華報（赤區中央政府機關報）登載張聞天（即洛甫，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員會主席）之文章，微露赤軍有拋棄江西而到赤區以外之圍剿軍事力量空虛地區活動之可能。果然，十月中旬，全部隊伍，均行走西矣。朱毛破圍之時，除在江西留有小部隊外，朱毛率領退出江西之赤軍人馬兵仗，將及十三四萬。共黨要人幾全體隨軍。各縣共黨中下級幹部之隨軍者有數萬人，並有婦女幹部一二百人，均腰懸短槍，腳穿草鞋隨軍出走。此輩娘子軍，係身體強壯，健步如飛者，常在衛生部招呼傷病兵。有時竟能充佚子抬傷病兵。

赤軍分兩路渡過信豐河後，（一路由信豐北之王母渡，一路擊退信豐東南之古陂新田粵軍）即在南康大庾兩縣之間渡過漳水，突過贛州南雄之汽車路，在古陂新田及贛雄汽車路上，粵軍本築有堦堡；並有守軍，但寡不敵衆，聞風遠逸。由此年來國軍包圍贛省赤軍之第一道堦堡線，全被衝破。沿途堦堡，均被赤軍及

當地冤恨國軍守土兵士之平日強賒硬買之居民拆燬。塙堡係用以進攻及封鎖赤軍者，常築於汽車路之兩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巔。塙堡以石及磚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連堡及營堡。平日守軍居於堡內，有步槍機關之槍洞，可以向外射擊，出入塙堡只有一小門，遇有赤軍進攻，守塙兵士即閉門固守，向外射擊。此種塙堡對赤軍軍事行動，妨害甚大，故赤軍一至，居民亦起而拆燬塙堡。赤軍一出封鎖線，如虎添翼，即猛撲湘粵邊之汝城（湘境）城口（粵之仁化北。）漸即佔領城口，粵軍之軍用煤油幾千箱及大批彈藥均被赤軍奪去。粵軍在城口與湘南汝城桂東相連之塙堡線（即國軍第二封鎖線）即被突破，塙堡全被拆燬。此時赤軍銳不可當，中央軍遠在湘贛邊，粵軍只圖自保，湘軍則何能獨力抵禦，且早已聞風遠走，故赤軍未遇抵抗即佔領宜章城，通過粵漢路之汽車線，（此爲國軍之第三道封鎖線）照例拆燬塙堡。前鋒即佔領臨武，嘉禾，藍山。此時湘軍李雲杰部從寧遠南下，擬在天堂圩附江攔擊赤軍豈知在天堂反被赤軍包圍，全部擊潰，狼狽北退，赤軍又獲鎗彈不少。此時也，赤軍勢如破竹，分兩

路，一出道州，一出江華永明，城市悉被佔領，則全部渡過瀟水。南京軍及湘軍此時跟蹤追剿，已無能為，僅派少數部隊，尾隨赤軍監視。而薛岳周渾元及湘軍之大部集中湘江沿岸之零陵（湘境）全州（桂境），命桂軍集中灌陽，興安，當時蔣委員長之計劃，擬以大兵攔阻赤軍渡江，并從北驅逐赤軍入桂，使赤軍與桂軍兩敗俱傷，以便坐收漁利，但桂軍李（宗仁）白（崇禧）深知此隱，故一方懼怕損失實力，同時並懼赤軍不能過江則必然停止桂省或桂林附近活動，則薛周兩縱隊將尾隨赤軍之後，而深入廣西，桂省大權將落南京政府之手。所以將興安桂軍，向南撤退，薛周及湘軍在全州單方出擊，絲毫不能阻止赤軍渡江，因此赤軍得平安無事渡過湘江，把沿湘江兩岸汽車路上之碉堡拆毀，（此為國軍第四道封鎖線）赤軍一出此四道封鎖線，如虎出柙，可以東奔西突矣。微聞興安桂軍之撤退，係與赤軍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南京政府蔣委員長幾年來碉堡政策與剿共軍事，全部付之東流。

赤軍當時之喜悅，真是無以形容，赤軍政治部印編一歌曲，係用中國馬號進

行曲舊譜。教赤軍兵士唱，因此我所在之總衛生部之二百多個看護生。（都是十五六歲）天天高唱入雲，這一歌曲之調句是表示赤軍之喜悅和對於蔣委員長之擁護政策的拆毀：歌詞云『共產黨領導真正確，人民擁護真真多，紅軍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國×黨的烏龜壳（意即國軍之軍堡）我們真快樂，我們真快樂。』

赤軍之所以能突破重圍，不僅在於有軍事力量，而且深得民心。即如赤軍入湘南時。資興、郴州，宜章一帶，為昔年毛澤東久經活動之區域，居民受共黨之宣傳甚深，故見赤軍此次復來，沿途燒茶送水，招待赤軍。我在行軍時見每過一村一鎮，男女老幼立於路旁，觀者如堵。而且湘南各縣在幾年前，朱毛在此活動時，已有居民加入赤軍者。故此次赤軍路過時，此輩赤軍之家屬，聞風早在路口探問其子姪還在赤軍否。總衛生部之管理科長（如南京之司務長）即為宜章之文明司人，當日路過文明司時其老母在路邊迎接。但隊伍休息不十五分鐘即前進。管理科長向衛生部之主任參謀（當時衛生部為一個梯隊）告假二小時，回家一次。當日按時歸隊，又帶了十一個農民來當赤軍，兩個伙子（一個伙子以後即與我挑

行李。）又携來家製極甜之白酒（以米製的，遠優於江西所產）分給我等。

湘南農民之所以能受共黨宣傳者，半由於共黨之活動，半由於當地土豪劣紳平日欺壓農民之故。昔年朱毛退出湘南時，當地土豪回鄉以後，以搜共爲名，敲榨貧民。因此農民以冤報冤。甚之貧民有如此痛恨者；據由管理科長代我招來之佚子云：『前幾天我們街上早在傳說紅軍要來了，我們村上前五年受那個李區長害的三十餘家，就秘密商量，暗中監視李區長的行動。前天朝晨團防退出文明司時，這三十餘家百餘男女即在離鎮二十餘里之某村中，捉獲李區長，前日上午十二點鐘押把李區長送到紅軍司令部。而且還領了一連紅軍上山去搜出團防的長短鎗二十餘枝。現在這三十餘家有五十一個當紅軍了。』他又繼續說：『紅軍來了，我們窮人才有一口飯吃，不說別的，像我這樣當挑夫，每二天工錢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資安家。我家裏那兩個村子上前昨兩天大約有八十八個人去當紅軍挑夫了。』湘南農民之相信共黨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處。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過湘江時，所有城鎮鄉村，都是如此。至此而我更深嘆剿共之不易矣。

赤軍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僅在鄉村農民受到赤軍「打土豪，分土地」「沒收土豪劣紳的穀米分給農民」之宣傳和行動。而且軍隊有紀律，朱毛赤軍中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確使赤軍兵士遵守。不說旁的，即如進延壽圩（湘南大鎮）宜章城時，赤軍所用『蘇維埃銀行』鈔票，均按日兌現，所以除幾家大店主自懼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鋪照常營業，而且莫不利市三倍。這一點我在南京軍中已服務多年，在鄉僻之區行軍或駐軍時，均未見過。而且因為對於中央銀行鈔票之行使，過去各省門戶之見特深。許多地方未設分行，當然不能兌現。故軍隊一到時，僅憑該軍長官之一紙命令『按市通用』而又無兌現機關，使商民對中行鈔票反生疑慮。特別是兵士不守紀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像。

還有一事為國民黨及國軍所無者，亦使我有深感者；赤軍路過宜章時。在粵漢鐵道（當時未建成只通汽車）上有修路工人四百餘，內有幾個共產黨員，已秘密活動幾年。且內中一學生，亦為該黨所派在修路工人中活動者。赤軍來時，全數工人加入赤軍，當我路過該處時，正見修路工人在持槍上操，赤軍已派軍官去訓

練，而該共產黨學生作修路工幾年已當政治委員（赤軍營以上都有政治委員，職權甚大，）正在向修路工人演講。此事深深使我憶起，國民黨北伐時，各處民衆響應，北伐軍勢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師。自國共分裂以後，像北伐時民衆響應之事，已消滅匿跡。反之，全國人心，大都失望。共黨份子如此埋頭苦幹，而返視國民黨員，則徒爭名利，何曾見有一個在東三省日本勢力下埋頭苦幹的人。我深感共黨自有社會上根深蒂固之潛勢力，剿共與消滅共黨決難成功也。

赤軍渡過湘江之後，已使當時薛周兩軍與桂軍之迎頭攔阻完全失敗，而且尾追亦極困難。因爲赤軍渡過湘江以後，即上西延山脈之越城嶺。山勢連綿，追剿軍無法包圍。赤軍之後衛節節抵抗，而赤軍前鋒即向湘黔邊西進。

赤軍之能够翻越越城嶺與西延山脈，而且在此山高入跡稀少之區，未受損失者，確是赤軍上至首領下至士兵具有克苦耐勞與其他各種優點，而這些都爲國軍所不及者。

西延山脈之高峯如老山界，確爲我十幾年來第一次上過的高山。千家寺是在

老山界的山脚下。我記得是一天的下午總衛生部才抵千家寺，當時休息吃飯後，即上山。上了一十里到一小村子，只七家八戶。此時太陽西下，佚子，馬佚均忙於找火把，過一下天黑了，隊伍還是前進。可是因為隊伍中有些人沒有找到火把（因為人家少，找不到火把的材料，）在黑夜裏黑摸，走得很慢。我在第六連的先頭走，簡直是走一步停一下，走一步停一下。天氣又冷，風又大，山又高，山下的泉水的流聲如萬馬奔騰。人又疲倦，可是不敢合眼，因為路太狹了，只有一海關尺闊的路。有一個看護生在行軍時，因為天黑去找火把，再加上朦朧的走着，忽然一失足滾入水溝裏去了。當時就命傳令兵執了火把，慢慢的拉住樹根攀到水溝裏，可是那個看護生已經跌得不只滿身泥水，而且不能言語了。這就警惕了各人小心翼翼的慢慢的走着。因為走得慢，即使下午預備了火把的人，也已經把二三個火把燒光了，以後簡直前後看不見火把了。只有稀稀的看幾個馬燈的燈光在走動。隊伍越走越慢了。走幾走，停五分十分鐘！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時期已經是次晨兩點鐘了。前面順序的傳下了司令員的口頭命令：『各連隊隨地

靠路旁露營。各連火伙到前面煮飯。」同時大家又順序喊「向後傳」……實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乾是濕的，大家就橫七豎八的倒在地下把被單往身上一蓋就睡。人生再沒有比這個時候，這個地方睡得舒服的。不要兩分鐘已經鼻息呼呼的入睡鄉了。

次晨天尙未明吹號，起身，吃飯，並且各人還帶了午飯。據當地居民說，此地到唐莊還有六拾里。而上山還有四拾里。

山實在太遠了，因此隊伍走不快，的確空身上山還要腳酸氣喘，那些伙子還要挑上三拾五斤的擔子，真是不容易。

在我們總衛生部先頭走的是赤軍總政治部，而蘇維埃中央政府之要人林祖涵，徐特立等亦均與總政治部同一行列，故我時與林徐路遇，當日老山界時，我見林徐二人亦正步行上山。林祖涵爲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曾與孫中山共事，創辦同盟會，領導辛亥革命，北伐時爲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在赤區所有財政均出一手計劃，林年將六拾。白髮童顏，身體甚健，在八月餘的行軍中，林只騎拾

八天馬、經常步行。徐特立爲教育部副部長，曾任湖南教育廳長，年逾五拾，赤軍離江西時，徐本有一馬，但半途因知傷兵缺乏驢馬，竟轉送給衛生部之傷兵。而其本人則步行。此林徐二老之潔身自好，愈老愈壯之精神，誠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擬也。

老山界這個山也高得非常使人發急，到了一個山頂，只見前面有一個高峯了，不料上了那個高峯，前面還有一個高峯。這樣一個又一個的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氣和汗流夾背。正在這個時候，忽聽見隱隱有留聲機的聲音，正唱着『罵一聲毛延壽你賣國的奸賊……』一張片子唱完，又聽見一陣歌聲『同志們快拿刀槍，我們是人民的武裝，要打倒帝國主義和漢奸，要創造蘇維埃共和國。……』原來是政治部的宣傳隊正擺着宣傳棚，爲鼓勵行軍，提起部隊的精神，使之忘却行軍之疲勞而設的。在宣傳棚旁邊的石頭上，拿粉筆寫着『同志們努力啊！還有二拾五里就到山頂了，』『競賽一下，誰先上山頂，』經過宣傳棚的留聲機和唱歌的，的確我們把上山的疲倦掉忘了。我們隊伍內的那些小看護生也唱起來了『……鼠

一聲×××你賣國的好賊……爲什麼投日本，你喪盡了良心。」這樣一唱，又到處引起唱着……「紛碎了×××的烏龜壳，我們真快樂。……」唱了一陣以後，大家還是照着路向上走，這樣走了共有十二個高峯，才到山頂。當然到了山之最高頂，大家就興高彩烈，精神也興奮了。時候已經下午四時了。但是八十里的高山，終於走到了山頂。

從山頂到唐莊，名爲二十里，實在將近三十五里，所以大家又走了一節黑路，當晚就到唐莊宿營。

八十里高的「老山界」比之後來赤軍所過的高山看來當然不算高。但是赤軍在高山上兩天兩晚的不斷的行軍；而沒有多少掉隊落伍的兵仗，（衛生部的病員都到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實在是赤軍中兵仗的團結。同時在山上行軍中，赤軍政治都能設法以減少行軍疲勞及提起行軍精神，如用宣傳棚等等，這確是他們設想的週到。

赤軍在西延山脈邊圍遭遇了極多困難，最重要困難之一，就是赤軍每到一處

，全村全鎮房屋糧食統統燒了，究竟是誰燒的呢？開始老百姓傳說是赤軍燒的，但是事實上我不能完全相信，因為許多鎮市在赤軍未到前就已在火燒了，這樣難道赤軍自造困難嗎？把房屋糧食統統燒光，豈非使赤軍自己無處住無處吃嗎，後來這個事情水落石出了，當赤軍駐廣南寨時（廣西龍勝縣之西北，）我們總衛生部於次晨集合於廣南寨鎮外田野間而快將出發時，忽見鎮內三處房屋同時起火，顯係有人放火，總衛生部司令員賀誠即下令警備連同回鎮搜索，忽然捉到七八個穿赤軍軍裝的放火的人來。一問他們，都是廣西口音，就供出他們是龍勝縣政府所派專燒民房，每日得到大洋二元，作用在一方便赤軍無處住，不得食，一方則引起居民對於赤軍之懷恨，一詢其何處得來軍衣，均說縣政府中捉獲赤軍之掉隊落伍兵伙，殺之而剝去其軍服，即由所派之放火人，穿上赤軍軍服，冒充赤軍，放火之後，使居民憤恨赤軍，這幾個人已放火燒了好幾個鎮市了。因為他們穿上赤軍衣，冒充有病而掉伍者，天天隨在赤軍隊伍後面走，或者偽充赤軍之偵探隊，在赤軍將到時，先放火燒屋。

總衛生部長賀誠當然不是一個笨人，他聽了他們如此說，一方面即傳令部隊大家去救火，救熄後，召集全鎮居民來開會，當場要這放火的冒充赤軍的七八人在居民面前自供，結果幾百居民立刻動手把這七八個人一頓拳足，打得那幾個人連氣多沒有了。賀誠忽然又停止說：「這是廣西軍閥官僚一方面誣害紅軍，一方面是殘酷的使你們年終的時候，弄得無家可歸。紅軍是幫助百姓的，我們幫助你們救火。現在你們太可憐了，那家房子被燒的，紅軍願把沒收土豪的洋錢大煙救濟你們。大家到那邊去領。這幾個放火的人，大家願意怎樣辦呢？」一經賀誠的演說。數百居民衆口一聲要求槍斃這七八個人。結果把這七八個人拖到鎮外去。大家跟着去，一回兒又回來在那個空場的角上的桌子上領洋錢和大煙，忽一回就有五六十個年輕力壯的男子到賀誠面前說：「我們要當紅軍」結果就有一百多人連續的寫上名字當紅軍了。

我於此事深深感覺，桂軍領袖白崇禧氏，雖有小諸葛之稱，但派人縱火以嫁禍於赤軍之舉，終屬太慘，且也不智。如廣南寨之事，豈非反增居民對於地方當

局之惡感而助赤軍以取得民心乎。

赤軍由廣南寨西北進，爲兩河口與牛皮山。地處桂湘交界，由此下山西通湘之通道，北通綏寧，南通三江。當時薛周兩縱隊及湘軍大部集中於城步，綏甯，靖縣，會同等縣以阻赤軍北上與賀龍蕭克之赤軍會合。桂軍以一部扼於湘桂邊以阻赤軍南下。並以一部尾追赤軍。當時赤軍前鋒已佔通縣縣，即避實就虛而趨貴州之黎平府。

貴州東部與北部之守軍爲侯子担部兩個師，侯子担本爲貴州三首領之一，（王家烈，猶國才，侯子担，）兵力雖號稱兩師，但槍彈均係其赤水兵工廠所土造，且無新式武器。這標兵力，如何能當朱毛赤軍。故赤軍分路連佔錦屏，柳霽，劍河，台拱而入鎮遠佔領通貴陽之汽車線。侯子担可憐連戰連敗，直敗至烏江邊。王家烈部此時在新黃平扼守，但亦被赤軍擊敗，棄城而走。此時赤軍即完全佔領鎮遠施秉，黃平。

赤軍由湖南轉入貴州，此時確繳獲槍械不少。侯子担部至少一師人被繳械。

並連佔黎平，黃平，鎮遠三府城。尤其鎮遠爲通湘西之商業重鎮，赤軍將各城市所存布匹購買一空。連戰連進。此時赤軍之士氣極旺，服裝整潔一步隊中多穿上了新軍服，在湘南之疲勞狀態，已一掃而空矣。

貴州居民之貧苦真是遠非我等居住於江浙十里洋場者所能想像。做莊稼的（農民）冬穿單衣，且無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補縫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則隆冬還是「絲不掛，當我等行軍經過時，立於路邊之小孩，正在發抖。而居民唯一禦寒之物，即爲『烤火。』也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在這個貧窮的地域中，煤炭却到處可得。上海賣三十餘元一噸之烟煤，那裏只有一吊錢，而且一元大洋要兌二十吊。當我等行經劍河縣附近之某村落時，見路邊有一老婦與一童子，身穿單衣，倒於路邊，氣息尚存，詢之，始知爲當地農家婦，秋收之後，所收穫之谷米，盡交紳糧（地主），自己則終日乞食，因今日氣候驟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臥路旁，正詢問間，赤軍領袖毛澤東至，告以老婦所言，當時毛即時在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單一條，授於老婦。並命人給以白米一斗，老婦則連連

道謝含笑而去。

貴州東部各縣之苗家甚多（俗稱苗子。）過去我見東方雜誌或其他遊記上所載苗家之照片及村落，此次則親視苗家而且住於苗家。苗民自稱苗家，稱漢人爲漢家。漢人向來欺侮苗家，故苗漢之間時相械鬥。此處苗家身穿漢服，女裝如明末清初濶邊長衣大袖之服裝。苗語與漢語全不相同。唯一般苗民皆學漢語。苗家好武，常身携利刃。在黔東之苗家已與漢人相處甚久，除城市外四處都住苗家，間有漢人同住者。苗家之房屋係用木板製成，上覆草或松樹皮，屋之週圍用木編之籬繞一圈。苗家食物爲玉黍，但聞有白米者。惟苗家無存米，只儲穀子於樹叉上所築之穀倉內，每天吃的米，每天打穀子。

赤軍一入貴州，更盡方在漢民苗民中的活動。赤軍之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對貴州軍閥壓迫苗家等之宣傳取得苗家之擁護。并煽動苗家漢人到當地平日壓迫漢苗貧民之區公所長等的家裏，把財物穀子散給漢苗民。間有繳獲民團槍支者，亦發給苗民，武裝苗民，赤軍時時防備不使引起與苗家的衝突，而且處處給苗

家以利益。如赤軍在黎平時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隊，在苗家區域中絕對遵守紀律，並叫赤軍兵士每人備一件東西，送給苗家。

貴州之一般貧苦漢人與苗家，確受赤軍之宣傳甚大。當龐克由湘邊轉入湘西時，亦由此經過，亦給當地漢苗居民以好感。故朱毛赤軍一至，漢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赤軍者。並有時詢赤軍何時「安民」者。赤軍因有漢苗之助，故在此貧瘠之區未受饑餓。

貴州漢苗貧民之所以受赤軍之所宣傳者，不僅因赤軍之活動結果，亦由貴州當地之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所造成。貴州人民之受軍閥之壓迫，亦非江浙人士所能想像，軍隊則抽丁，苛捐雜稅，勒種烟苗，使農民之生活。終年辛勤而不得一飽。此次赤軍入黔，侯子擔已勒收過兩次「剿赤」捐。軍隊既不能衛民而反是害民。此實為共黨取得人心之一大助力也。

一入貴州，除見居民之貧困而外，尙有三事，為長江流域所未見者：即是一為鴉片滿地，一為天天下絲絲的毛毛雨，一為處處是高山峻嶺，找不到如湘贛

兩日之平地，更說不上江浙之平原矣。所以地圖上有形容貴州地方情形之言曰：「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確符事實。入黔兩月，未嘗連晴三

馬江戰役爲赤軍入黔以來第一次激戰。當時候子擔爲扼守烏江北岸，赤軍則佔餘慶慶安兩城，向烏江邊之猴場前進。猴場爲黔北四大場之一，商業極盛。我至猴場時赤軍已佔三日矣，此時正值陽歷新年，到處佈滿赤軍之佈告與標語。赤軍中每人發過年費，商店及小販莫不利是三倍。此處店民多能道「蕭軍長」（即赤軍蕭克部）經過猴場之情形者。此時因爲赤軍驅逐烏江北岸之候部尙未成功，故後方部隊在猴場停止，第二日見一老者携一病者至，詢之則稱轅之蓮花人，係蕭克部赤軍過此時所留養居民家中之病兵。現在病將愈，願隨朱毛赤軍去。後將此人送給司令部去，此事亦使我感覺赤軍兵士之深受共黨之訓練對共黨信仰之深。

第三日部隊都向烏江界河前進，一至江邊，則深嘆烏江確爲軍事上的天險。河之兩岸，均爲高山絕壁，河面之寬，遠過湘江，水流之急，爲一秒鐘三米特之

速流。赤軍「以竹子架一浮橋，不用一船，人行其上，不能負重，而每人行列須隔一米特，」赤軍奪獲一船，用以載渡無線電機械及馬匹者。我等走上竹子浮橋時，見兩旁水流甚急，心甚喘喘，渡過河之北岸，即上高山，山之險要處，候部所築之工事，累累在目。

烏江戰役中有赤軍之傷兵七名及黔軍之傷兵兩名，均由總衛生部之担架隊抬着。我爲之治傷時，詢及一輕傷者，據云烏江戰役之經過如下：

候部在河北工事中扼守時，赤軍於拂曉時依樹木竹林之隱蔽而接近江邊，赤軍當即以機鎗迫擊炮攻擊對岸候部，候部立即還擊，但候部之手提機鎗及輕機關鎗都係赤水兵工廠所土造者，射力不遠，不能達南岸，所以赤軍做好了幾個以竹筏編成之竹排子後，即冲下河邊，以工兵連之一部及步兵連之一部架竹排強渡河。但水流太急，第一次之兩個竹排子全被水流冲壞。但赤軍并不因此氣餒，又有六七個竹排一齊過河。這次有六個排子達到北岸，赤軍即一躍登岸，驅逐河邊工事內之候部而佔領其工事。候部即退守半山之工事，同時向下射擊。此時也，赤

軍堅守河邊工事，河之南岸繼續放竹排載赤軍過河。三小時後，赤軍以奇兵由上游十二里處偷渡一團人，向下游之候部側擊，并抄襲候部之後。這樣候部一部被繳鎗，一部突圍而向團溪遵義退走。赤軍則一方架橋，一方追擊。指揮烏江戰役之赤軍軍官爲劉伯承，四川有名之軍官，曾擊敗吳佩孚，并爲四川軍隊中極有聲威者。在川時已加入共黨，國共分裂後，曾領導四川幾萬軍隊於瀘州起事。

赤軍渡過烏江之後，候子擔部已無抵抗能力。故赤軍於佔團溪後。乘勝直迫，在兩百里路中，節節追擊，不憊斃的攻擊前進，終於在第三日上午三時佔領遵義城。同時赤軍右路即佔眉潭，綏陽；中路佔桐梓城與川黔邊松坎場，擊敗川軍廖澤旅，大有乘勝入重慶的形勢。當時重慶市面頓現不安，而由四川匯款至上海之匯水增至百分之七十。人心不安，可見一般。但赤軍消滅候部後，並未前進。在遵義桐梓，眉潭，綏陽休養兵力。

此次赤軍入黔北後，確使赤軍得到極大收穫。

收穫之一，赤軍擊敗候子擔兩師，大部槍彈多被赤軍繳去，赤軍武器彈藥因

此得一補充。赤軍以此而擊敗一淮遵義時之王家烈之兩師與南京追剿軍薛岳之兩師。此種小軍閥在剿赤聲中不知淘汰幾多？平日魚肉人民，一旦有事，則兵敗師喪，而以槍彈濟赤軍。故赤軍稱南京及各省軍隊之長官爲輸送隊長，稱蔣×××爲輸送總指揮，誠屬刻薄之至。（現國共合作，大家已一致團結。）

赤軍收獲之二，使赤軍部在黔北休養十二天。而這十二天的休息，使赤軍在湘南之疲勞，完全恢復，精神一振。使以後之戰爭，不僅戰鬥力不減，反如生龍活虎。

當時赤軍之所以能得休息十二日者，由於南京進剿軍周薛兩部急急進貴陽城，爭奪貴陽地盤，不願向赤軍攻擊，深懼犧牲自己實力。然而候子擔王家烈等小軍閥之命運則均至末路矣。薛岳用彼等以當赤軍之鋒，借赤軍之力以除其實力，結果王家烈侯子担實力一完，不是槍斃就是下野。南京軍此種辦法，莫怪各省當局均有飛鳥盡良弓藏之嘆。大有畏南京軍甚於畏赤軍之慨。因赤軍只能在鄉僻之區，而南京軍名正言順，可以取其地盤，驅之以遇赤軍而使其實力喪失也。惟此

種情形，亦是俗語所云：『斧頭吃鑿子，鑿子吃木頭，』薛岳之被命爲追剿部隊，亦非薛岳所願也。

赤軍收獲之三，莫大於收獲人心。因赤軍在黔東之紀律較侯子擔部好得多，此事已風傳黔省。因此遵義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兒習藝所，學校學生及商賈貧民等成羣結隊懸旗歡迎赤軍旗上高書歡迎蘇維埃政府毛主席，歡迎紅軍總司令朱德。朱毛二赤軍首領竟在歡迎聲與砲竹聲中進入遵義城。在城門口空場上與歡迎代表一一握手後，即畧畧與歡迎之民衆講一些話，並表示感謝歡迎，赤軍願爲黔民解除痛苦。

赤軍於第三天在第三中學操場開民衆大會。朱毛親自出席。工農學生商民被宣傳而執旗參加大會者將萬人。朱德大講其赤軍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說赤軍願意聯合一切國內各界人民各方軍隊一致抗日。毛澤東則大講其蘇維埃政權不收捐苛雜稅，全民選舉，蘇維埃政府主將抗日等等。

赤軍這種宣傳，影響黔省人心極大，赤軍在這個大會上成立『革命委員會，』

並真有幾十個學生，工農，商民當選並演講，且內有教育界份子，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不幾日就成立了幾百人的抗捐隊。

自動去清查貪官污吏，沒收其財產，當場鳴鑼聚衆散發。貧民之集在縣公署（駐總政治部）天井中等發『土豪衣服』者何止千數。

赤軍一方宣傳，一方招募赤軍新兵，十二日中確有四五千人加入赤軍。此輩均係川黔滇籍之貧民或退伍者，對於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輩加入赤軍，對於赤軍有莫大之作用。以後朱毛之能轉於黔北者，此輩出力甚大也。

赤軍辦事敏捷。我在國軍中亦未見者。赤軍進遵義城後第二日，被服廠，修械，糧秣廠均已開辦，新兵之軍裝不久即發出，舊槍即修理完竣。

總衛生部所有之傷病約三百餘人，在此休息期中，有十分之八醫愈出院。赤軍總司令朱德會親至總衛生部之病房，慰問傷兵，與參加烏江戰役之赤軍受傷兵士實話半小時。當時有烏江戰役中候子擔部之傷兵二名亦爲總衛生部收容而爲其醫治者，朱德亦畧與其談話，囑他們安心靜養。

我以駐軍有暇，曾步遊遵義全城。遵義地處黔北要衝，有汽車路北通川邊之招坎塲，自遵義向南，越烏江而直達貴陽，爲黔省通川重慶之要埠，因地處川邊，故風俗習慣及商業情形，均與川省有密切關係。遵義城有新舊兩城，新城爲商業集中之區，舊城爲官署與住宅區域。兩城之間有小河，中貫以石橋。城中官署廟宇，當時悉被赤軍駐滿，據聞黔軍柏輝章師長之公館（在舊城）駐有赤軍總司令部，朱毛即駐於此。遵義全城有男女中學校五六所，赤軍對於學校機關不駐兵，以示維護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課，惟赤軍對於青年學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組織抗日救國會及紅軍之友社等等。所以赤軍進城之第一日即有幾十男女學生，大部爲中等學校學生，執旗在街上演講，爲赤軍演說，當我步至縣立三中時，正見操場上有該校學生之藍球隊正與赤軍比賽。赤軍球藝甚精，因平日提倡體育甚力。赤軍想盡方法鼓勵青年學子，由此可見赤軍對於青年學子之注意焉。

尤有一事可記者：當赤軍在遵義成立革命委員會時，有一女學生名李小俠者，年約二十，同情赤軍，在大會上演講，後被舉爲革命委員之一，爲當地學生中

之長於交際者，當赤軍退出遵義時，李小俠亦隨軍而去。聞赤軍進入遵義以後，李小俠之家屬有七十歲之祖母，並有父母及一弟均為王家烈氏槍殺，待赤軍二進遵義城時，李小俠已不能再見其全家矣。因此李小俠活動益積極。後聞赤軍逼近貴陽時，李曾單身混入貴陽城中密謀。以後此黔北女將軍不知還在否。

當我步行遵義全城時，只見三種店舖，門庭若市，一為洋貨舖，套鞋，面巾莫不售賣一空。二為書店，遵義城有書店三家，間有上海南京雜誌出售，此三家書店之新舊書籍鉛筆抄簿，均售賣一空。三為酒肆，全城麵館酒樓，莫不利市三倍，遵城酒肆中頗饒川菜滋味，我亦同二三人去過一次，回鍋肉，臘子雞，及各種泡菜，均饒川味，且價極廉。

赤軍在遵義時，所以商店照常營業者，係因赤軍之蘇維埃紙票按日兌現。且赤軍沒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經營之鹽行值幾十萬元，及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購之白金龍香煙值五萬元，準備舊曆年節以慰勞薛岳軍隊者，均被赤軍截獲沒收。赤軍即以此鹽及香煙一部在遵義桐梓兩城發給貧民外，其餘出售，

每赤軍鈔洋一元可買鹽七斤，可買白金龍香煙四罐，價值遠賤於平昔。故赤軍以鹽煙兩項收入之現洋兌付紙鈔也。

赤軍在黔北休息十二天後，即全部經桐梓赤水而由土城渡過赤水河，向黔南前進。

桐梓縣爲黔北入川的門戶，縣城不大，自南至北只一里餘。但有一特點足使我遠不忘者，桐梓城爲貴州歷年來該省軍政領袖之家鄉，故有美麗堂煌之洋樓數十座。這些洋房。都屬貴州歷年來之軍政要人的。而在洋房之旁則有無數鄙陋之草屋。軍政要人之門前有汽車，可以來往於遵義及川邊，而貧民則背負背斗終年辛勞而不得飽。（雲，貴，川幾省運夫及小販，不用肩挑而用背斗）貧富之分，宛然如畫。

自桐梓經良村至赤水縣之土城，均係大路，地勢均向上，間有幾段築有汽車路基，但此種汽車路，確爲中國最難行之汽車路，我經過時，正值下雪，故路上濕而且滑，行路之難莫甚於此。當我上桐梓西門外之高山時，見赤軍領袖毛澤東

正手握竹杖步行上山，兩脚污泥及膝，且滿身污泥，恐依路滑跌於污泥中所致。赤軍由土城，太平渡二鎮架浮橋渡過赤水河。向古蘭以南前進，此即由貴州而入四川省矣。以後經四川邊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經過許多小路，爲赤軍西行以來湘黔兩省從未經過之小路，尤以兩河隘爲最險要，中兩河隘進威信縣爲三十里，兩邊削壁中有水溝，一邊山崖上鑿一行道而通過，只要道路破壞五尺，軍隊即無法通過，屢盡無數困難而經達雲南之威信縣（舊名扎西，在滇黔邊）部隊達到威信之時，正係舊曆正月初三。即在該縣休息一天，但氣候嚴寒夜間降雪。

雲南之民族問題，值得注意者，龍雲爲夷家，雲南軍隊與政府中上級官員，都屬夷家，漢人則受壓迫，故赤軍未到威信時，在某鄉村中，曾有北京大學畢業而曾任雲南某縣縣長者，晤赤軍首領，願率當地民團並可號召各縣民團助赤軍進攻雲南，爲漢人解除壓迫。赤軍在此區域時，爲取得居民之好感，故亦以各民族解放爲口號，以取得漢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以後，赤軍曾以羅炳輝（雲南人，久在雲南軍隊中服務，曾屬朱培德部下。早爲秘密共產黨員。在江西吉安爲民團指

揮時，率幾百民團加入赤軍）的九軍團在畢節宣威東川一帶活動。漢，回，苗民之加入赤軍者五六千人。震動全滇，滇民盛傳赤軍有一雲南籍之羅軍長要回滇驅逐龍雲。羅之聲名，亦以大振，但赤軍雖反對龍雲夷家壓迫漢，回苗民，同是却對一般夷民，則以民族平等，反對大漢民族主義等等進行宣傳。

赤軍原定計劃本擬由威信繼續西進，渡過牛欄江而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後，忽然又向東回恐係當時局勢不能過江，故不冒險。但赤軍之忽然折回黔省，確出川黔軍隊意料之外。川軍本在北而與赤軍並行向西追擊，以便迅速馳赴江邊扼阻。而赤軍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東，待川軍發覺而折回時，赤軍已渡赤水河而佔桐梓，樓山關。赤軍此種狡猾機動之作戰方法，常以出奇致勝，此均為朱德，毛澤東之特長。故在赤軍中，毛澤東有詩為亮之稱。

赤軍重回黔北之桐梓遵義，曾打一大勝仗，此為赤軍自江西突圍以來有數之勝仗。此仗似出赤軍極有計劃之行動。當赤軍佔領桐梓之日，即整備野戰醫院，我被賀誠派往野戰醫院收容傷兵。當日下午在婁山關即與遵義向婁山關攻擊前進

之王家烈部兩師接觸，王部幾次攻婁山關，均爲赤軍守軍擊退。赤軍則派大部由兩翼包抄王軍之後，攻佔王軍之後之遵桐馬路上之板橋鎮，截斷王軍歸路，而當時婁山關之赤軍亦居高臨下進攻王軍，王軍不支，四方包圍，兩師人大部繳槍，小部潰散。赤軍則猛烈追擊，當夜三時佔領遵義新舊兩城。聞王家烈出走時只率師長柏輝長等隨從數人，此仗實使王家烈傾家蕩產，不久即出黔遊歷而作下野客矣。

當時野戰醫院即隨軍進遵義城，但次晨又開始大戰。進攻赤軍之部隊係薛岳所部由吳奇偉率領兩帥人自貴陽北進，渡過烏江後，本擬增援王部，不意王部失敗如此之快。至懶板橙（離遵義六十里）時，王氏率隨從退下與吳軍遇，備告失利情形，吳氏即急赴遵城。在遵城南之十里鋪以外（離遵城約二十里）與赤軍彭德懷之三軍團接觸，彭德懷親在火線上指揮，接戰一小時後，彭德懷即斷言當日下午吳部兩師可大都繳械。未幾林彪率領之一軍團由捷徑迂迴至吳軍之後，當日上午十一時，吳軍兩師即陷入赤軍四面包圍，四周有利陣地，均爲赤軍奪去。吳氏見

勢不佳，擬即撤退。但赤軍愈迫愈近，繳槍之聲四起。大部已被繳槍，吳即拚命率領兩團衝破南面赤軍包圍線，由汽車路向烏江撤退。幸烏江浮橋未撤，故吳氏等即得渡河。但赤軍勇悍異常，一部由汽車路上向南尾追吳氏，一部即由左翼山路急行軍趕到烏江邊。此種急行軍亦爲赤軍之特長路上行軍在山路，綜夜八小時走了一百里。當趕到烏江邊時，吳氏本人早已過河，但所部尙有一千八百餘人正在渡河吳氏見赤軍到，恐烏江浮橋被佔，而乘勢進迫貴陽。故下令立即在江南斬斷浮橋之保險索，橋即爲急流冲斷，赤軍不得過江。但在烏江北岸之一千八百餘人，均被繳槍。聞吳軍全部輜重，都在江北盡爲赤軍所得。此仗之後，遵義城中滿佈了赤軍與黔軍，均南京之被俘繳槍者。此項俘兵，赤軍特爲之組織新編師，每人發繳槍費三元，專派共黨人員進行宣傳。後聞被俘官兵有十分之八被鼓動加入赤軍，不願當赤軍者，每人發路費送出赤軍警戒線，赤軍對被俘之中上級官長，亦由朱德親自召集談話。多方安慰，說明赤軍主張抗日救國；希望全國軍人一致合作，被俘軍官之願留赤之者留在赤軍，不願者就給川資送出赤軍區域，此種

辦法確爲赤軍新辦法，故一般被釋之官長殊有死裏逃生之感。

赤軍這一勝仗，確使南京軍及川滇黔湘各省軍事爲之震動。薛岳周渾元以川軍不能冒險前進，須重新佈置。赤軍則由賀龍，蕭克之部隊抽調幾師，扼守烏江東岸。據以後赤軍之捷報云，賀龍，蕭克之部隊由此而將某軍陳渠珍旅全部繳銷。自遵義赤軍獲勝之後，赤軍兵士及下級官長都願與薛岳周渾元部打仗。自謂川滇黔軍隊之武器不足，繳之無味。與南京軍作戰，則有新式武器與充足之彈藥可繳。驕傲氣概，可見一般。

赤軍此次所以能連勝王家烈部與吳奇偉部之原因，一方面因赤軍之有頑強作戰之能力。而且赤軍兵心之團結一致，當猶國材二進桐梓城時，赤軍政治部所派之地方工作團中有一兒童局書記（即專在兒童中活動者）年僅十三歲，由江西隨部來，當時被猶軍切斷于婁山關附近之高山上，與赤軍失去聯絡。但此十三歲之童子毫不懼怕及失望，竟日夜爬山，走了二天三夜，終與赤軍會合，聞此童子任行路口渴而找不到一點水飲時，實在口渴不能耐，故以自己之小便盛之於杯中而飲

之，解口渴。此誠趣事，亦可見赤力團結之堅矣。同時其中另一原因，因赤軍中有大部黔省新兵。此輩在未當赤軍時，憤恨黔省當局之苛捐雜稅，使之生活不安，故作戰時據赤軍云新兵極勇敢。且此輩新來之黔籍赤軍均熟道路，幾次帶領赤軍由捷徑包抄王軍及吳軍之後，包圍王吳兩軍而繳槍。赤軍之沿途打仗，非但未有極大減員，而能到處熟知地理者，正由於赤軍每到一地，即鼓動當地居民加入赤軍。而在作戰時，則此輩之助也。

赤軍在遵義戰役勝利之後，駐重兵於鴨溪。（在遵城西南六十里）幾次想誘薛周兩軍及川軍決戰。但薛周兩軍，及川軍郭助祺，廖澤，潘左等部均小心異常，不輕易進攻。故雖赤軍幾次在赤水河兩軍引誘決戰，薛周兩軍均不前進，只小心建築碉堡。赤軍見黔北無計可施，即急行調軍乘隙偷過烏江。擬全力威協貴陽。此時貴陽確大為震動，後我到上海時，當時報載有貴陽飛機場被赤軍佔領，飛機廿餘架被燬等事。

以我猜測，赤軍南渡烏江，即思入川，但赤軍則故向東，佯攻甕安，黃平

待南京軍東向及滇軍出滇而向貴陽時，赤軍忽然向西南插入貴陽。竟由貴陽與龍里之間通，以佯攻貴陽姿勢，而以主力佔領定番，長岑，紫云，貞豐，安籠，與義等各縣城，並經過盤江。赤軍此種狡猾之機動，確出蔣委員長意料之外。而當時滇軍四旅已入銑，赤軍反得乘空入滇，毫無阻礙。南京軍，川軍，黔軍，滇軍，均落於赤軍之後。故赤軍得一路無阻，到處繳少數滇軍之槍械，佔領滇中許多城市，截斷昆明通黔之幾條汽車路，而得從容渡過金沙江。

赤軍入滇後，有兩件有趣的事，亦為赤軍兵士平日引為笑談者：

一為赤軍包圍曲靖而向馬龍進時，截得由昆明駛來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車一輛，內滿載軍用地圖並雲南著名之白藥（可醫槍傷，極貴重。）據被俘之副官云，他係薛岳派入滇謁龍雲者。前日薛岳來電，因無雲南軍用地圖，請龍雲送去。龍雲接電之後，本擬派飛機送來，但次日機師急病，故改用汽車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赤軍包圍。汽車路亦被截斷。龍雲並送大批白藥，雲南之宣威火腿及普洱茶共滿載一車。車離曲靖二十里正遇赤軍。因此衛兵副官均被繳槍，軍用地圖未交薛

岳反而被赤軍用以渡過金沙江，白藥火腿，茶葉，均被赤軍享受，故赤軍軍士每談至此，皆爲捧腹。咸謂三國時劉備入川由張嵩獻地圖，此番紅軍入川，則有龍雲獻地圖。

另一事則爲赤軍進嵩明城，及官渡時，皆由縣長及由地軍諸各界領袖迎入。原因並非此輩通赤。蓋雲南地處中國西南，年來雖知湘鄂贛川等省紅軍活動之消息，但官場佈告向稱赤軍爲『赤匪』，而雲南人心目中之『匪』均係衣衫破爛，困苦不堪，並無新式武器，而且搶劫居民者。彼等見赤軍臨該地時，既未沿途搶劫，而且紀律甚好的，買賣公平，鈔票兌現，並且服裝整齊，有許多新式武器，爲雲南軍隊所未見者。此輩地方官紳自以爲此必是南京軍，因紀律，軍容，遠優滇軍，此非南京軍而誰？因此排隊歡迎。且將省府命辦之糧米銀款全數交出，並募幾百伙子與大批嚮導以供『南京軍』。赤軍亦將計就計自認南京，將一切軍需及伙役接收後，並應地方之盛宴。席間，由該長一一介紹，誰爲縣長，誰爲局長，誰爲民團指揮，誰爲紳士，一一介紹之後，各地方領袖並請此『南京軍』長官訓話。赤

軍領袖即席起立，口呼『同志們！』即在此時赤軍伏兵四出，立即將地方領袖監視矣。赤軍官長，當即宣佈『我們不是國民黨的南京軍而中央蘇區的中央紅軍。』此時地方領袖早已相顧失色。但赤軍並未與地方領袖爲難，即好言安慰而去。

當時赤軍，立即召集地方交來之幾百伙子響道開會。即席宣佈他們不是南京軍而是赤軍，並詢問伙子是否出錢僱來抑係強迫派來當兵差者，衆伙子一口同聲均稱被強迫派來，並言概無工資，家中妻小亦將因本人出外而餓死。赤軍當席宣佈『雲南軍閥官僚如何使你們吃苦，赤軍現決全部放你們回家。但如有人願留爲紅軍伙子者，每日工資五角大洋，先付半月工資安家。』當時十分之九以上之伙子及響導均願受僱用，只有十餘人則要求回家。即由赤軍發給每人一元之路費回家。

我自到滇省以後，我對滇省有極好之感想。先是赤軍中人，常以爲滇省爲中國西部高原，必係高山峻嶺，道難行，氣候惡劣，物產不豐。不意自到滇省以後，雖覺雲南之地勢甚高，但在滇東北有很大的平原。自黔入滇，地勢雖係向上。

雖係向上，但此處地勢，絕非黔省可比，而與贛省入湖南之地勢相似。在向滇省前進時，雖面前有許多高山，但一到山頂，則並不覺得高，而是一片平原。以後走完平原，前面又是高山。上山之後，又是平原。地勢層層向上。且每一縣城及鎮市周圍又幾十里幾百里之平原，俗稱昆靶子，大理靶子，曲靖石靶子等等，靶子者縣城周圍之平地也，因雲南之道路平坦，兼以道路甚寬，可行北方之騾車，而在交通事業之開展上又覺便利。如修汽車路則較黔省之鑿山開路容易多矣。故雲南汽車路發展甚早。

雲南氣候甚佳，遠非貴州之『天無三日晴』可比。昆明附近氣候溫和，正如江浙。我等經過曲靖附近時，即已不能穿棉衣。

惟每天氣候之變化甚大，時至下午四五時，當有巨風及陣雨。氣候亦較寒。因雲南之氣候好，所以物產甚豐，曲靖馬龍以及滇東北產物甚多，且有棉花。惟全國聞名之雲南鴉片煙，確是遍地種植，雲南鴉片之所以貴重於黔川幾省者，係雲南鴉片所結之果實如拳，較大於川黔所出者。惟鴉片在雲南亦極便宜。在

馬龍高明，每現洋一元，可購雲土半斤。我當笑謂若江浙之癮君子聞雲土如此便宜，豈不將口涎欲滴乎。

滇省居民最多者爲漢人，其次爲苗家，夷家，回民。而現在夷則統治雲南者，故夷家一般之生活亦較富裕。鄉間之村長區長，在某些區域中，以夷家爲多。我等在官渡經過。時有幾十里路都係回民所居。風俗習慣，亦如江浙之回民，有清真教堂。赤軍之五軍團中亦有不少甘肅之回民，故與回民感情極好。赤軍亦極尊重回民之教堂，赤軍領袖朱德曾親至清真教堂與其教民首領談話。次日教堂以赤軍與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隊歡送，並有幾十回民加入赤軍，此輩加入赤軍之後，赤軍爲之單獨成立回民隊伍，一切風俗習慣飲食起居，悉照回原民原有習慣。

在昆明附近，我常見居民之年三十歲以上者，多數在頭間（即喉部）生一瘤，男女均然，據云居民中十之七八均生瘤，此係泉水缺乏碘質所致。並有一個山上之泉水不能飲，飲之喉部即爛，故赤軍經此山時，均未飲水。

雲南不僅在氣候上，物產上，地形上均對我之印象極佳。而且雲南在政治地

位上有過討袁之雲南起義，擁護共和政體有過光榮之歷史。

赤軍入滇目的在渡過金沙江，故即分兵兩路入滇，主力則佔霽益，馬龍，尋甸，嵩明而逼昆明。而其另一路則先在黔滇吸引黔滇軍，曾擊敗猶國材之五團，繳獲甚多。乘勝入滇佔宣威東川兩府。後直趨巧家縣而渡過金沙江。赤軍之主力逼近昆明時，昆明及全省震動。赤軍之目的並不在佔昆明，而是引誘滇軍不向金沙江邊而急援昆明。同時赤軍原定在交西渡口渡過金沙江，但爲迷惑追軍而故意西佔祿勸，武定，更要進而佔元謀，由元謀北上至龍街伴作渡河。這一調虎離山之計，追軍確又上一大當。周渾元，黔軍，湘軍將全部進剿部隊，均趨元謀，而赤軍却全部在交西渡全無阻礙的渡過金沙江。龍街之伴渡部隊，亦由捷徑趕回交西渡。赤軍在金沙江邊計渡九天九晚而追軍則直至赤軍渡過金沙江之後，佔領通安州，而直逼會理州城下時，才知赤軍已由交西渡河，此時將追剿部隊，折回交西渡，則赤軍早已全部渡過金沙江，而早將船隻破壞矣。故赤軍安然渡了九天九夜，周渾元之追兵則第十一天下午才接近江邊，但船隻已燬，且滇北山洞內有赤

軍扼守，不能接近河邊，徒呼負負而已。」赤軍此計一成，赤軍士兵均極快樂。在第五軍團的政治部機關報上，編出一齣新劇，名爲『破草鞋』，『形容蔣×××自江西起追剿赤軍幾省，歷時半年以上，對赤軍追剿毫無所獲，只在赤軍之後尾隨，拾得少許赤軍穿爛而拋棄之『破草鞋』而已。當時赤軍傲慢之精神，亦可見一般矣。

赤軍之渡金沙江爲自離江西以來，最險要亦最得意之事，渡河情形，我見上海及各也報紙所載者，不確也不詳。我曾親自渡過金沙江，我亦覺此事爲平生大幸事，使我永遠不能忘却者。

金沙江爲揚子江之上游，發源於青海，在西康雲南省境者，均稱金沙江，再下流者而至四川之宜賓（即叙府）稱揚子江。金沙江之兩岸，均爲高山峻嶺。除幾個渡口外，均爲懸崖絕壁。自雲南省走向金沙江時，離江六十里處，即爲下坡。連下四十里而至交西渡，由交西渡到江邊爲廿里路長的山峯巉峩，千奇萬怪，狀甚可怕。夕陽西照時，山峯照耀如黃金。自交西渡至江邊則山勢更陡，下山必

用手杖。否則有滾下山溝之危險，而且這二十里中在當時天氣（陽曆四月底）已極炎熱，二十里中幾無草木，愈下山，愈覺熱。一到江邊，天氣更熱，赤軍士兵莫不痛飲冷水，江邊居民只五六家，係平日藉渡船爲生者，因春夏天氣炎熱及秋冬氣候惡寒，故均鑿山洞而居。相傳三國時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即係此處。三國誌上並云江邊氣候極熱，馬岱過水之二千人，中水毒而死了一千五百人，或真有其事也。

金沙江之北岸有船夫六七家，並設有關卡。川滇兩省之貨物來往，均須在此納稅。聞雲南著名之鴉片——雲土，過河以後，即價高兩倍。居民自稱江北岸爲四川，聞南岸爲雲南，我渡河時，船之兩旁所坐之人數不均，且有立于船中者，船就傾折于北面，船夫則大呼『先生，背靠雲南，』意即叫立於船中之人，坐於船之南邊，面向四川者背靠雲南，以免船之傾斜。南岸之泊船處爲沙灘，北岸都係懸崖，懸崖內鑿一將近一百米特之孔道，並有山窗洞，船到北岸即泊於懸崖內之孔道口，渡客即由孔道內走入東邊半山上之關卡，我等渡河時，水還未漲，故

河水尙距孔道口二丈餘。有石級直上孔道。

金沙江寬約等於黃浦河之一半，立於河邊不能聞對岸之呼聲。水流自西而東，流度極快，計每秒鐘有四五米達。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時水浪已有一二尺，但風雨作時，則沙浪驟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風勢，真是嚇人。我等渡河之時，正值怪風驟起，沙灘上之沙土，隨風飛舞，河邊居民在石洞所築之草屋被風吹去。我站立路中，忽來一陣巨風，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於地下，因此我等莫不嘆金沙江風威之大。但半小時後，風停雨止，且見太陽。詢居民，始知金沙江邊之風雨每次不過半小時，過後就晴。中國西部氣時變化之巨，由此可見一般。

金沙江如此水急，因此不能通船隻，自宜賓以至瀘州，才通木船，瀘州以下則通輪船。但金沙江之渡船在東川巧家以下則船隻較多。巧家以上海渡口最多十餘隻。龍街以上則只通皮船。船以獸皮製成，每船只渡一人。上遊之所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渡石礁多，木船易破。

赤軍渡河時，不能架浮橋，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共搜集六隻小

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船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爛，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來回，均須專人在船艙中將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復渡，故危險異常。渡江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時只能來往三四次。而赤軍全部人馬，幾乎都從此渡江，故除日間渡江而外，夜間則於江之兩岸，燃燒木材，火光照耀江面，終夜渡江。

赤軍之渡過金沙江而僅憑此六只破爛之小船，國人未目觀此或不信之。但事實確是赤軍僅僅靠這六隻破船以渡江。當然赤軍之所以能如容此從渡江，最大原因，是由於南京軍滇軍上了他的聲東擊西調虎離山之計，故有充裕之時間，渡過全部人馬。而且全部渡完兩天之後，追軍才到，所以掉隊落班者亦極少。但另一原因，則因赤軍中渡河技術，有極好的組織，試想，如無較好的組織，則在渡江時，人馬擁擠，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隻稍有損失，即將延長渡江時間，故赤軍在各方面之組織能力，確遠優於南京及各省之軍隊。我曾見赤軍總司令部及共黨中央委員會派有共黨高級人員組織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江軍隊均須聽命

於這個江河司令部。各軍隊按到達江邊之先後，依次渡河，不得爭先恐後。並在未到江邊前，沿途貼佈渡江紀律。軍隊到渡邊時，必須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須聽號音前進。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時，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灘上，預先指定上那一隻船，每船有號碼，船內規定所載人數及擔數，並表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時幾人上船，只能一路縱隊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船上司令員在船中秩序必須聽命於這個司令員。而赤軍之對服從命令紀律之嚴，亦非國軍所可及。即如赤軍中之軍團長師長渡河時，亦須按次上船聽命於渡河司令部不稍違背。赤軍之組織能力，除表現於組織秩序外，而同時極好的組織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後聞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於赤軍渡河司令部除派共黨幹部進行宣傳工作外，並優給工資。聞每天日夜工資現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鴉片，赤軍則命人燒雲南鴉片一大鍋，隨便由工人抽吹不算錢。且日夜進食六次，每次殺豬，而共黨指揮渡河之人員，則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荳。語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誠可信也。並聞渡河以後，共黨即燬船，船為當地夷家

領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之生活暫時將絕，故每人除工資外，多給現洋二十元及幾斤雅片，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對赤軍有好感而隨赤軍入川者。

赤軍之人槍由船渡金沙江，而同時亦將全軍馬匹渡過金沙江。渡船上本不許載馬匹，但渡河時赤軍想出方法，命馬夫棄馬鞍，拉住馬口索坐於船尾，使馬立河邊上，船離岸時，岸上派人執鞭驅馬，馬即跟於船尾游泳過江。故赤軍自豪，渡過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馬，誠趣事也。

渡過金沙江以後時江之北岸至四川省之通安州爲三十里，均爲上坡路，而且山極聳，正如交西渡至金沙江南岸一樣。在這個三十里中全係荒山，極少樹木，沿途只見有一戶人家，偶於山坡上見些羊羣，此處已爲遊牧區域，自通安州至會理城須再上坡三十里以後，道路始稍平，但兩旁仍有高山。通安州只一鎮市，爲川滇通商之第一鎮市，居戶約三百餘家，有小學一所。我到時，正見幾百鄉人，身佩紅布列隊將行，係由共黨鼓動去當紅軍者，聞共黨會在通安州成立革命委員會抗捐軍等等。過通安州而將到會理時，遠見會理城正在火燒。宿營地後，才知

會理守軍爲川康軍劉文輝所部劉元塘師。劉師據城死守，因恐赤軍爬城，故將城外附近之房屋全部燒燬，使赤軍不能接近城牆。但此舉却引起城外居民之大憤，因被赤軍鼓動數千居民，協同赤軍攻城。後聞此數千人大部加入了赤軍。

會理既有劉師死守，赤軍亦未強攻，只加監視。赤軍之目的，係在渡河以後，南京軍的追剿軍隊暫時不能過河時，藉此休息補充，故赤軍總司令部命令全軍在會理休息五天。並命各軍隊加緊居民中宣傳工作，規定招募赤軍新兵五千人的計劃。這個計劃，赤軍各部都執行，總衛生部亦亟亟執行。五天後果然有新兵五千人加入赤軍。赤軍部隊之所以經常得如此補充，一因赤軍於宣傳居民，二因雲貴川三省住民平日之生活實在太苦，會理居民莫不怨憤劉元塘平日種種壓迫，苛捐雜稅。層出無窮，自鑄銅質銀元，強令軍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年輕女子隨意姦淫，不從者累及全家。如此行爲，豈有不遭民怨之理。加以赤軍用如簧之舌，並領導貧民『打劉家』『打土豪』莫怪貧民之成千成萬加入赤軍。

五天以後，赤軍即北上，由會理，德昌，瀘沽，越雋，而至大渡河邊。爲每

天行程六七十里，計行程廿九天。赤軍因急於搶大渡河，故未攻西昌，繞道由北上。自會理到大渡河邊，爲沿安甯河之大道，平坦處有二十餘里之寬度，但狹隘處只一安甯河與河邊之小道而已。安甯河兩旁均係高山峻嶺，東爲大涼山，西爲鴉鶯江流域之高山，這兩旁高山都住夷家（漢人俗呼其蠻子或羅羅）漢人只居於安甯河之大道上，且每家築碉樓，因夷漢民族衝突甚烈。夷家時常下山攻擊漢人村落，故築碉以禦之。赤軍至瀘沽時，即分兵兩路，小部至富林南岸，佯作強渡姿勢，以吸引對河之敵，大部則由瀘沽向西北進，佔冕甯縣城，而企圖在大渡河邊之安順場渡河。但由冕甯西北五十里之大橋鎮而至安順場須經過夷民所居之高山，歷是兩日半，這是赤軍當時之一大困難也。

四川之夷家爲川人所最恐懼者。安甯河以東大涼山爲夷之根據地，大涼山面積極大南至寧南縣，北至大渡河，東起安甯河，西之至金沙口沿岸雷（波）馬（邊）屏（山）。冕寧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屬夷家區域，此處夷家，相傳爲諸葛武侯征伐之所謂『南蠻。』在冕寧西北之夷家山上確有啞泉，食之即啞。冕寧縣誌及寧

遠府誌均有記載。夷家均有武裝，有數千快槍並有少數手提機關槍（只就蜀寧西北的夷家而言）均繳自漢軍。沿安寧河兩岸土地，本為夷家之土司官所有，但自劉文輝成都失敗而入雅州後，即驅逐夷家土司官而據其土地為己有，因此夷家與劉家軍結仇甚深，實際上政府官吏之統治，只及於沿岸寧河兩旁平原上之漢人而已。夷家因不受統治，而且抗繳一切租稅，政府軍隊通過夷家之山時，必須一大隊，一團以下，可被繳械。

此處夷家不若蒙古，西藏等民族，夷家還係部落，性情多猜忌，疑慮無定。各部落之間，常有世仇，故常相械鬥。夷家之生活，半為遊牧，半為種植。種植以玉黍為多，畜牧牛羊馬為多。

夷家中有兩種階級，一為黨夷即夷家中之統治階級，一為白夷，白夷即為黑夷之農奴，終身為黑夷耕作，除衣食外，其他無所得，黑夷隨時有權置白夷於死地。每一黑夷常有白夷數百人少則數十人為耕作，黑夷則終歲不勞動。黑夷與白夷不通婚。現在黑夷漸少，但仍保有其統治勢力，所謂土司者即此輩黑夷之首

傾也。白夷原係漢人。係由黑夷擄來。黑夷將漢人擄來以後，常由大涼山與冕寧西北山上之黑夷互相交換擄獲之漢人使其不知道路而不能逃逸。黑夷並爲白夷之男女配婚，均稱男女白夷爲娃子。（意即四川話之孩子）但每黑夷家必信任一個白夷爲當家娃子，如當家人。）當家娃子撐有一切銀錢出入及日常事務之權，因過去漢人只籠統的不分黑白夷反對夷民，加以夷民中之文化落後，所以白夷都助黑夷反對漢人。遇與漢軍作戰時，白夷均參加。

漢人之與夷家貿易，係由通司翻譯，亦有夷家能漢語者，但黑夷恐漢人殺之故不下山，遇事則命白夷與漢人往來。夷民常以獸皮麝香等物售於漢人，換布疋及鹽而回。

夷民之服裝與漢人完全不同，頭包青布而在腦後墮下一尺布，如上海之印度馬巡。有的鼻穿銀環。不論男女，均懸耳環。耳環不是金屬製，而以骨製，共有三四顆或圓成長圓之骨塊連成，一串而掛在上耳。熏面部黑身上穿的如和尚之袈裟。係由羊毛自織而成（此種外衣，質輕而軟，且可遇風，極適於行軍之用。）

腰繫帶，夷民自居之山上氣候一日數變中午炎熱下午四時起，發巨風，晚八九時下雨，次晨天晴，我們經過夷民之山地歷時七八天，均係如此順序不變。因每日氣候變化甚烈，所以夷民出門，不論何時，必將外衣帶在身上。遇發風雨即以外衣裹身，夷家每人身携利刃，用以防身，亦用以割肉進食。足有綁腿，終年不穿鞋襪。只少數穿草鞋。但夷民生長山地，善於爬山。赤軍於山路行進時，夷民則由路旁之山石攀登而上。而且上山之快，宛如猿猴。

夷民生活之痛苦，還遠過於漢人，漢人還能耕平坦之田畝，夷民之田畝，日漸被川軍之官長及當地官吏所侵佔而只耕植於山地，在山下遠望夷民所耕種之山坡上的山地，傾斜度幾如削壁，望之可怕，但夷民終年耕植於此。因其只有耕種山地，故夷民平日所食者，亦只玉黍而已。至於夷民所居之家室，則更較陋不堪，以竹編爲壁，上覆松樹皮，潮濕特殊，跳蚤成羣。

赤軍所過之民居住之山，共有夷民十餘部落。當赤軍之前衛團出大橋鎮上山二十里時，即有三個部落之夷民前後及左翼，包圍赤軍，意欲繳械。但赤軍善用

宣傳政策，向白夷民聲明共黨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漢人軍閥壓迫夷民。並提出爲夷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劉家』（意即打劉文輝的軍隊，因劉文輝壓迫夷民甚烈。）當時赤軍領袖即與當前的一部落名『古鷄』者以鷄血充酒與夷民領袖共飲。表示插血爲盟共打劉家，經過插血爲盟後，『古鷄』一部落夷民非但不打赤軍而反被赤軍收編作『紅軍遊擊支隊』而與赤軍引路及招撫『阿越』『羅紅』等十餘部落。此後赤軍全部過此夷山時，夷民則牽牛送羊歡迎赤軍於道旁。赤軍則以皮衣，舊槍鹽送布夷民，故當時我等日夜恐懼之夷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過。

走完夷民山地，即至『開羅』場，該鎮有人戶二十餘家。但此處有一趣事可記者：劉文輝駐西康打箭爐之隊伍，米糧須由西昌府供給，故劉軍設糧站於開羅。當赤軍前衛行抵開羅場時，劉軍糧站之人員還以爲南京軍至，亟爲設筵招待官長，並將軍米如數點交，計有四千餘包。每包六十斤以麻皮袋裝之，赤軍領袖將此項米照數發給各赤軍部隊，剩餘甚多，悉發當地民衆。我至開羅時，正見民衆不論老幼均肩負一袋回家，面有喜色。詢之則云『紅軍先生，我們白米好久沒得

吃了，赤軍來了。才把劉家的米發給我們吃，赤軍好！」文輝之搜刮民食反以之濟赤軍，而赤軍則以發給民衆，此則愈使當地民衆反對劉軍而歡迎赤軍矣。

自開羅至大渡河邊之安順場爲六十里。赤軍政治部謂安順場有『革命的歷史意義的地方。』原因是太平天國時，北王韋昌輝殺東王楊秀清後，當時太平天國內部頓起分裂，石達開率部離南京而入川，安順場即爲石達開兵敗身擒之處也。當晚我爲政治部副主席李富春診脚病時，適李召見一老者，年已九十以外，爲當地之童館教師，嘗親見當年石達開在此失敗者。正由李富春享之以酒肉，請其講述石軍歷史。據老者言，石軍到安順場時尙有五六萬人，刀槍馬匹無算，但一至安順場，忽遇上游大水，安順場前面之山水瀑發不能渡河，前有大渡河，右有清軍，且拆斷小河之鐵索橋；左爲山崖絕壁，後爲夷民，且當時夷民之數量遠過於現在，石軍被困於此者，凡四十七天。當時軍心不固，而石氏本人亦動搖，故自縛入清營。石軍均爲俘獲。老者並云『長毛』並非強盜，自稱『復漢驅胡。』石部對人民甚和氣，軍隊有紀律，老者並云『紅軍之紀律則較翼王（即石達開軍）更好』

老者之所云若是。但石達開未能渡過大渡河而失敗於大渡河邊確係事實。我後見滬川各報，蔣委員長亦曾伸引石軍爲例，以比喻赤軍之必然不能渡過大渡河而失敗於河邊。但赤軍竟安然渡過大渡河，故赤軍頗以自豪，認爲渡過大渡河是歷史上的軍事勝利的。

大渡河亦揚子江之上游，大渡河流入泯江而轉流入揚子江。赤軍至大渡河時，時已五月底，氣候已暖。上游雪山上正溶解，故水勢暴風，水流甚急。大渡河之河面及水流均峽金沙江爲更寬更急，水浪更高。渡船每一往返，歷時五十分鐘。且每隻小船之船夫，須有八人作工。渡河方法，先將載客之船由南岸河埠。沿南岸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順流如箭飛似的斜過對面河埠。船至北岸河埠時不能稍前稍後，一不小心即觸礁石，船即分裂，故非當地熟知水路礁石之船夫，不能駕船。船返南岸時，亦須由北岸沿江逆水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順流飛箭似的斜過南岸來，故此往返需時五十分鐘。

赤軍抵安順場時只獲兩隻船，有劉文輝軍之一營兵駐於安順場對岸之大渡河

北岸。並築有野戰工事，沿河扼阻赤軍渡河。既有守軍，何以船隻不收容於北岸而繫之於南岸呢？事有如此湊巧者，北岸劉軍營長之岳家在河南渡之安順場。該營長當晚宿於岳家，以備明晨將其岳家及當地紳商全部渡至北岸，因其情報赤軍尙距安順場六十里，須次日下午才能抵安順場，故安心在岳家與其嬌妻酣睡。不料赤軍行動如神。當夜急行軍，半夜即抵安順場。因此兩船被扣，營長被俘。

但赤軍即使有兩船，並不易渡過大渡河。因河之北岸有守軍一營，船隻不能接近對河。且當時船夫早逃，沒有架船之熟練工人。但赤軍終於擊潰對河劉軍而渡過大岸河，此事亦爲赤軍據以自豪者。但即以我之旁觀者目光視之亦覺赤軍之士氣勇敢及共產黨團員之奮不顧身有以致之也。

據聞赤軍經過如此，赤軍領袖獲得兩船之後，即揀選十九個共產黨團員，中有幾個爲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十九人即携標梳，步槍，駁壳，手彈溜，及機關槍，駕着兩隻船，不顧一切向北岸駛去。河之南岸，赤軍則佈置機關槍及迫擊炮之陣地，並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強渡部隊。

當赤軍所駕之兩船離南岸時，赤軍即對之射擊，但赤軍不稍畏縮，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當時一跳上岸雖赤軍對之射擊，但只有四個受傷者。其餘則一齊撲至劉軍工事內，此時劉軍一方驚於赤軍之奮勇，胆氣已寒，又河南岸赤軍之機槍迫炮描準射擊，劉軍幾不敢抬頭，而渡河之赤軍勇士即佔劉軍工事而繳其一部槍枝。聞劉軍有一機關槍手，正擬至高山障地架機關槍，行不十步，即被對河赤軍之特等射手射倒於地，因此劉軍全軍向後退上高山。赤軍即搶守工事制止劉軍向下，一方則重駕兩船返至南岸載赤軍渡河。待赤軍渡過一營後，赤軍即向劉軍衝鋒。劉軍兵心已寒，全軍潰敗。赤軍即佔高山，乘勢向劉軍猛追。聞劉軍大部被其繳槍，此次戰役，赤軍在隊伍中大施宣傳及獎勵此十九個搶渡大渡河者，尊之為英雄。的確，我雖非軍人，但在軍隊中服務已有幾年，強渡河流之衝鋒部隊亦已見過不少，但在如此水寬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十九人驅逐敵軍一營，佔領敵壘，却未之見也，故共產黨常以共產黨團員為赤軍模範，此輩共產份子常以衝鋒在前，退却在後自任，此誠非國軍及其他一切軍隊所可比擬也。

赤軍既獲兩船之後，即開始渡河，但僅依此兩船而思全部赤軍過大渡河，歷時甚久，且後面追兵將至。故赤軍以兩天半的時間，渡過輕裝之赤軍一師。而當時目的即轉向奪取鑪定縣之鑪定橋，以求赤軍之全部由鑪定橋上過河。故赤軍大部由河南岸西進，經西康省區而向鑪定橋前進，已渡之一師，由北岸西進，同以奪取鑪定橋為目的。

但在河之北岸，劉軍沿河佈防，故河北之赤軍，自離安順場對河向西走之三十里以後，即與抗擊之劉軍節節作戰。但劉軍如此分散，且缺乏通信工具，故被赤軍節節擊潰。劉軍大部為抽丁得來之新兵，不願作戰，且亦不會作戰，早聞赤軍之宣傳不殺白軍官長及士兵，故沿途繳鎗。赤軍以繳得劉軍之鎗彈，還擊劉軍，聞河北之一師獲利不少。（赤軍打仗時如消耗之彈藥，與繳獲之彈藥相等，則云『不折本』，如繳獲與消耗核對有餘，則謂獲利。）在離鑪定橋四十五里之『冷濱』赤軍曾與頑強扼守之劉軍作激烈之戰鬥。後由赤軍南岸之軍隊，隔河向劉軍之後射擊，結果河北正面赤軍得迂迴至冷濱之後而包圍劉軍。聞此處劉軍一團全

軍被俘。冷濟被佔。此時赤軍南岸前鋒即抵鑪定橋矣。

鑪定橋爲四川通西康，西藏之橋樑，鑪定縣城即在河之北岸。此處之大渡河，河面雖較狹，但兩旁絕壁，水勢更急。鑪定橋爲鐵索橋，以十三鐵鍊爲之。鐵鍊之兩端，繫於河之兩岸，九根鐵鍊並排於下，四條則爲兩旁之扶手，下面並排之九根鐵鍊上橫鋪木板，再在橫鋪木板之上鋪長條直板。人馬即由橋上過去。吾始聞鐵索橋時，以爲極難行走。但鑪定橋則非但可以過人，而且可以過馬，鑪定橋長有九丈，闊約一丈十三根鐵鍊，係由中國十三省募捐而造成。

南岸赤軍因無劉軍抵抗，故先抵鑪定橋之南岸。此時北岸橋頭有劉軍築工扼守，且劉軍將橋上之木板抽去，只剩十三根鐵索，以阻赤軍過河。赤軍領袖林彪（第一軍團長）即命該部最有戰鬥力及共產黨團員最多之一連，擔任衝鋒，並在河南岸之天主堂內收集許多堆積之木板。這一連人前面衝鋒者從九根鐵索上爬過去，後面的赤軍則在後鋪板子，當時衝鋒部隊，勇往直前，沖至橋北岸之劉軍工事前，劉軍已無鬥志，即呼願繳鎗。赤軍當即繳其鎗並佔領其工事，鑪定城內劉

軍退出時，沿街放火，目的在使赤軍之糧食及宿營兩感困難。但赤軍一過橋北，一部向劉軍追擊一部救火。不一刻赤軍由北岸冷濟攻來，把鎰定縣撤退之劉軍前後包圍而繳械，此時城內之火已救熄，但全城一半以上之房屋均被湘軍火焚矣。幸存一半，則大感赤軍救火之恩惠，而莫不痛罵『劉家兵』。劉文輝部隊在會理西昌鎰定等縣沿途放火，以阻赤軍，實質上非但不能阻赤軍前進，而且反遭民怨。

赤軍之全部渡過鎰定橋，確爲赤軍之莫大成功。如赤軍不能過橋，則安順場渡河至北岸之一師，勢將孤軍作戰，而南岸之赤軍主力必走西康。西康則係遊牧區域，糧食宿營，兩感困難，而國軍進剿則以雅安爲後方，追剿部隊雖感困難，但有後路接濟，赤軍則極難克服困難也。今赤軍渡河，自此川陝甘青幾省均將爲赤軍活動之地區矣。

赤軍既佔鎰定縣後，如向雅州前進，則仍須走向東南至漢源，榮經而達雅州。但赤軍將至泥頭分縣時，知漢源川軍扼守高地，居高臨下以待赤軍。赤軍即改變方向，折向東北至天全河邊，強攻天全河之守軍楊森部之六個旅。這一轉動。

使赤軍部隊由大道轉入高山小路矣。我記得赤軍在化林坪分縣駐軍一晚，化林坪在四千五百米特之高山頂上，此時已陽歷六月初，但當晚氣候極寒，明晨出發時，則西望皆係雪山，蓋昨夜已下大雪矣。此時氣候驟寒，而赤軍兵士之棉衣早於雲南丟掉，但赤軍士兵雖在嚴寒之下，依舊人人面有喜色而毫無怨言。

赤軍大部抵水子田時，前鋒已擊退天然河岸之楊森之六旅，而佔領天全，蘆山兩城。我等由水子地出發，經一高山，幾無路，亦無石階。兩旁竹木叢生，遮蔽天空。山上泥水極深，兩腿全在泥溝中爬走。上下此山共只卅里，但自天明起走，我衛生隊半夜才達山頂。既無人戶，當然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貯立於泥溝中，待至天明後才下山來。赤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爲國共合作時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亦在山頂泥溝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見其雖仍神氣清爽，但已滿身污泥矣。下山至山麓，有居戶六七家，見赤軍至如自天而降，群相驚奇。據云彼等世居於此山麓，雖聞祖先言此山有路可通，但荒山野地，野獸成群從無人敢走此小路，羣圍赤軍詢山路上之所遇。

赤軍雖經化林坪之降雪高山，雖經水子田之泥溝小道，但赤軍兵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此無他，因此時赤軍軍心一致堅信必可與川北赤軍徐向前部會合，而同時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國之四川發展不但有無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陝甘，可遇日本部隊開戰，實現共黨幾年來抗日及收復失地之主張，故赤軍至天全時，部隊中有一歌曲，詞云『（一）目前中心的任務，要打日本兵，收復華北東三省；保衛民族，（二）四川地方頂呱呱，什麼也不缺乏，敵人要想封鎖我，那才笑話。（三）工農紅軍鐵一般，渡過金沙江，兩大主力來會合，敵人發慌。（四）紅軍越打越有勁，團結像一人，我們偉大的任務，一定完成。』這一歌之詞句，即可見當時赤軍情緒矣。

赤軍佔領天全蘆山兩縣之後，曾出兵於飛仙關，離雅州只有二十餘里。此時赤軍的目的係在急求與川北之松潘茂縣北川等縣之徐向前赤軍會合。故避開川軍攔阻，向西走邛萊山脈，佔寧興懋功，而與在理臺之徐部會合。不久兩枝赤軍已會合，而我於此時，即被賀誠遣往川西特委之獨立營爲衛生主任。不久即被川軍

冲散，幸遇舊同學蔣君而得安全返抵家鄉，當搭民權輪至上海時，全家在碼頭候我，別後重逢，誠慶更生。

我三年來在赤軍中之見聞所及，和此次隨赤軍西行入川，我覺到赤軍及共黨現在已經成爲中國國內的一個實力派，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赤軍僅係跳樑小丑，那麼何需乎南京政府及各省當局集中百萬軍隊，費時幾載，每年耗費國家財政之大部，並且何需蔣委員長親自在江西，貴州，雲南，四川督剿。很顯然的，赤軍已經是南京的一個主要對手，而且這個對手——赤軍——的實力，超過國內除雲南京軍而外的其他各個實力派。論全國赤軍數量，除南京軍而外，赤軍則超過任何中國南方北方各個實力派，若論赤軍之質量，則我雖不知其詳，但有一事可以反證者，國內過去及現在之實力派，如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閻錫山等，當年都佔有比赤軍優越之地區及優越之經濟條件，但一旦與南京政府作戰，則在短期內，都被蔣軍所敗，而徐軍則相反，蔣委員長之剿共已屢數載，屢屢限期消滅，可是赤軍並未消滅，而且朱毛徐會合，活動愈烈。並且南京軍

幾年來之剿共，却送了赤軍不少鎗彈武器，赤軍所有武器之來源何在 既無海口可買，又無新式兵工廠，而連年作戰之消耗。以及赤軍武器之擴充，都係繳自國軍。即退一步言，至少是赤軍能够在幾年來，並且直到現在還在與南京政府對峙，而不相上下。故我謂赤軍在數量上在實際上是中國的一個數一數二的實力派。

以我旁觀者之地位觀察赤軍部隊之所以堅固與有戰鬥力，是由下面的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赤軍兵心團結，這確係事實。試想赤軍幾年來在這樣困難條件之下作戰，如果軍心不固，則早已失敗。而赤軍兵心之所以團結；一方確因共黨在赤軍兵士中進行許多教育工作。赤軍兵士是自認抗日救國。解放工農是自己的責任，這就使赤軍士氣大振，同時共產黨黨員及共產青年團員却於赤軍兵士中佔百分之四五十。而這些共產份子，曾受共黨之專門教育者，在赤軍士兵中確有極大的細胞作用。譬如，悉軍之新兵，大半依靠赤軍各連中共產份子去教育他們。在赤軍行軍中發生困難時，（如糧食及宿營地缺乏等等）共黨份子必先護非共黨份

子之赤軍士兵先吃先禱，作戰時共產份子則沖鋒在前，退却在後。共產份子在火線上受傷時，非但絲毫無懊喪呼號者，而且還大聲疾呼：「同志們！努力沖鋒！」

「不要顧我而妨害戰鬥啊！」。而赤軍之富有戰鬥力者，亦由於共產份子的領導。赤軍在作戰之前夜，每連之共產份子必先召集會議，決定明日作戰時如連長指導員傷亡，誰為繼任，如再受傷，須再繼任，這樣準備了四五個。所以在作戰時，即使下級幹部受傷。仍有繼續不斷的候補者，也正因此，所以赤軍部隊極不易擊潰。

赤軍兵心之團結及士氣之旺，為國內任何軍隊所不及。

第二個原因，赤軍所以不被擊潰，而反日益擴大，由於民衆給赤軍以幫助。即以江西赤區而論，赤軍在此作戰已多年，人口，經濟已兩感缺乏，但能堅持如此之久長，正由於當地民衆之極力幫助赤軍。再如此次軍入川，沿途經過不知幾許困難，但赤軍有居民為助，故並未飢餓，而且沿途民衆之加入赤軍者有幾萬。

有人說赤軍沿途強迫居民以從赤軍，實質上，不但無其事，而且不可能，試想，赤軍初至一地，只要居民遠避，赤軍何處去找居民？實際上赤軍一至某地，

當地居民除非所謂「土豪」外，均未逃走，而且爲赤軍帶路，當挑夫，沿途到處成羣的加入赤軍當兵。

以我觀之，赤軍之所以得民衆幫助，不由赤軍之威脅民衆，而由於赤軍兵士守紀律，的確不擾民，不動民間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常常「沒收」所謂「軍閥，官僚，劣紳」的財物，散給居民，民衆感覺赤軍對他有實際利益，所以趨之若狂。

第三個原因，赤軍經過這許多困難終於克服困難。赤軍所處環境困難，遠非南京軍可比，欲知赤軍何以能克服困難？我以爲赤軍確有一些領袖，這些領袖，非但聰敏，且有才能。譬如朱德，毛澤東爲赤軍之首創者，在各省軍隊及南京軍之不斷圍攻與物質條件如此困難情形之下，對戰七八年。竟以少數赤軍而組成現在幾十萬赤軍，這確非易事。我覺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爲不可多得之天才。因爲沒有如此才幹者，不能做成這樣的事業。此外如周恩來，張國濤，林祖涵等遠在國共合作時，已是當時國內政治上之要人。周恩來爲黃埔軍官學校的政治部

主任，國內各方面軍隊之學生很多與周熟悉者。周恩來之勇敢，毅力之辦事精神，黃埔學生，對之仍有好感。

赤軍中之上級軍官如彭德懷，劉伯承，林標，徐向前，董振堂，鄒昆，羅炳輝，陳毅等，大部係國共合作北伐時之國民革命軍軍官出身，富有作戰指揮的能力。率領赤軍作戰已多年，對國事及政治問題，均對共黨有堅決之信心。劉伯承，彭德懷，羅炳輝及以後之二十六路軍之趙博生，董振堂輩均為北伐前後之國民革命中之共黨黨員，舉行兵變而為赤軍者，他們為堅信共產主義的份子，在赤軍中領導赤軍與國軍對抗這七八年。

我在赤軍中對赤軍領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這也許多是由於我在南京軍中服務時所感影響太壞而有所致之。大家知道在別的中軍隊當一團長，個人生活已極奢華，更無論師長軍長矣。但赤軍軍官則反是：赤軍軍官之日常生活，真是所謂與兵士同甘苦。上至總司令下至兵士，飯食一律平等、赤軍軍官所穿之衣服與兵士相同。故朱德有「伙伙頭」之稱。不知者不識誰為軍長，誰為

師長，而且赤軍領袖與兵士特地接近，軍長師長常雜在兵士中打籃球，排球。軍官與兵士相親相愛。這種赤軍軍官兵士同甘苦之日常生活，確為國內其他軍隊之軍官所無。也正因為赤軍領袖在日常生活上與兵士同甘苦，所以雖在各種困難環境之下，而赤軍兵士仍毫無怨言。赤軍領袖之品行辦事精神，亦為現世一般武人望塵莫及者。茲舉一二事為例：赤軍領袖唯一的目的，自朱毛起，從無一人有小老婆者，赤軍軍官既不賭博，又不抽大煙，赤軍軍官未聞有貪污，及剋扣軍需者。還有一事，非但為國軍軍官所無，而且為常人所不及者。如趙博生，董振堂二人均為西北軍孫連仲部下之上級軍官，在江西甯都率二十六路軍二萬餘人兵變投入赤軍。趙董二人均原係共黨秘密黨員。他們一至赤區，即各將十餘年各人所蓄七八千元，全數捐給共黨中央。由此可見赤軍領袖對於共產黨之信仰及犧牲個人之精神與現世之貪污犯法，假公濟私之軍官比擬，顯有天壤之別也。

故我謂赤軍之幾年苦戰與赤軍之所以逐漸發展，確由於赤軍中有天才之領袖，有能為之幹部，赤軍中及共黨中之許多人材，確為全國不可多得之人材。

我自離赤軍卅家鄉以後，自思既參加了剿共的南京軍，後又參加了被圍的赤軍。我在兩方面參加了對戰七八年。詳思幾年對戰之結果，對內只有破壞，對外則坐視日本強吞東三省，而且目覩北方將全落他人之手。如果現在南京軍，赤軍以及全國軍隊只要槍口一致向外，則日本之欲圖我國，決非容易。政府諸公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爲言，但時至今日，事已至此，應該及時改變方針。從消極方面說：國府及蔣委員長曾以全力剿共幾年，赤軍並未剿滅，反而使赤軍之朱毛徐曾合。彼等現今所處之地區，遠非如江西時之易於包圍。國內軍人稍知局勢者，均知根本消滅赤軍已不可能。如與赤軍再戰幾年，則不問誰勝誰敗，日本將早已亡我國矣！如國內自相殘殺而坐視強敵併吞全國，則黨國諸公，非但不能對國人，而且中華民族永劫不復。

我以爲當今局勢，如再繼續內戰與剿共，非但不能救國，而且適足以誤國。政府當局應該變改計劃，協同赤軍以共禦外侮。全國赤軍數量，赤軍之質量，有識者不能不承認是一個極大的力量。這一個力量，過去在環境十分困難情形之下

，與南京及各省軍隊百萬對戰幾年。如果在給以物質之補充，則赤軍之戰鬥力將更加增。爲什麼不移這個能戰的赤軍去抵抗日本呢？若合我國兵力一致對外則不難收復失地。同時赤軍之領袖不乏極有才能者，現在正需集中全國人材以禦外侮，爲什麼不利用赤軍之兵力與赤軍之人材，以爲國家對外之用呢？

如果有人以爲赤軍甘心內戰，不顧外患，這我覺不然。赤軍領袖如朱毛，周恩來，張國燾，林祖涵，徐特立等，均係極有政治頭腦的政治家。昔年北伐前，北伐時均爲國民黨中委及國民革命軍之上級軍官。且也不能不說有相當功績於北伐。徒以各方主義不同，以致分兵對抗。今在國家一髮千鈞之時，內戰則死對外則生的時候，只要兩方開誠佈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對外。而且赤軍領袖及共黨均有過聯合全國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張。我並聞友人傳說，共黨中央及蘇維埃政府主張合全國兵力組織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我以爲政府之對外政策之迅速改變，此其時矣。我輩小百姓是在不使中國之亡於日本，不作亡國奴而已。我總覺得無論如何。紅軍總是中國人，總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敵侵凌，而專打自己同胞，無

疑是自殺政策。以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如果停止自殺，而共同殺敵，則不僅日本不足畏懼，我大中華民族，亦從此將復興矣。

附錄 長征閒話

搶橋故事

一 跑路而且打仗

報警似的尖銳的哨子音，討厭的到處叫起來，被疲乏侵蝕着的我們，也只得「不由你」的要爬起來了，枯澀的眼睛，不必揉開他，打瞌了也沒用，一切只有「漆黑一團，」數不清的星星，站在高高的天空，隔着雲霧，在向我們睜着橫糊的眼睛，似乎在驚奇我們以手代目的擁好了行裝，又習慣的不會把鰲魚蛋樣的包穀粒子送到鼻孔裏去。

大家都啞啞着似乎很沉着，可是在使氣下的一切東西的碰擊聲中，很顯露着是在不高興怎樣能够高興呢？昨天在十六個鐘頭內，跑了一百卅里，如果只是跑路，那到還是家常便飯，不算什麼，還打兩次仗哪，第一次提到營長時，也沒費

什麼力，因為團長指揮得好，大搖大擺的一口氣就衝上去了，第二次衝猛虎崗，可就費了時間也費精神了，山是那樣的高，不敢說也有十五里，七八個「烏龜壳」很威嚴又驕傲的蹲在要口上，守兵雖說是名聞全國的「雙槍兵」，可是他們人數却和我們半斤比八兩，一個團對一個團，他們既踞高臨下，又以逸待勞，天又是黑下來了，我們抓住草根，樹枝，石角，作賊樣橫呀橫的，足足兩個鐘頭，才橫到「烏龜壳」的背後，那些正在過癮的老總們真够丟臉，一下像洗澡的十八歲姑娘有人闖進了房來一樣，驚叫得可够厲害了，我們捉了，檢槍，下機柄，是不費多大麻煩，但有些跑了的，他們過足了癮，可比兔子還跑得快，三十里的追擊，有些人是不怕難為情，掉到後面了，到這裏還不會睡滿五個鐘頭，現在哨子又催命似的催起來，催吃飯，鹽漬着一樣的心，柳條一樣的兩腿，怎能使人高興呢？

政治委員是够人佩服他聰明的，他隔着黑的夜幕，從粗暴愚蠢的使氣中。從惡意的摔破東西中，似乎用了X光，清楚的照出了人們的心。炊事員還未把菜盆收回去，大家嘴裏還咀嚼着，他集合講話了，咀裏永遠像含着東西，又加上一貫

是「快板」，說起話來，總是特等射手放「馬克沁」，簡直數不清是些什麼字眼兒，雖然他的話並不高興，並不是不可懂。

一一 要奪取瀘定橋

但困難可怕的是他那快放機關槍會震昏人的神經！

「同志們，有點困難了，我知道跑了一天路打了兩個仗，現在又這樣早就起來！」

記得許多人都心平氣和下來，以為他要說下去！「司號員看錯了鐘，現在再回去睡一睡」，但他不那樣說，他不厭重複的，但比較更清晰的又叫了一聲「同志們！」

要起來這樣早的原因是這樣：軍團長來了信，現在唸給大家聽：「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明日拂曉奪瀘定橋，……你們要突破五關奪鴨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幹部團搶金沙江渡口三十個鐘頭跑二百八十里的紀錄……我們準備着慶祝你們

的勝利，全國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同胞們也在準備着慶祝你的勝利！……」老百姓說這裏到鑛定橋是不折不扣一百九十里，在二十四個鐘頭內，我們要走這些路程，並要拿下鑛定橋，全部都擺在這裏一點不會少也不會多……」

機關槍彈樣的話語，打了每個人的心上，似痛，似辣，似混濁的水裏撒下了磨粉，起着來不及計算時間的迅速的沉澱，又似休息着的輪軸上灌進了滑油，從疲勞的銹澀中又恢復了閃亮和精神，眩目的揮斜起來。清楚的可以聽到每個人心跳動的聲音；這些心跳動聲音匯集起來，相同轟雷樣；震撼得漆黑的大地都抖動了，血噴起來，小蚯蚓在一些人的頸頰上爬動着，現在大家的心是結成一個，沒有可能和時間——去回憶和慚愧幾分鐘的以前，咀咒那過去不久的愚蠢的影子吧。人們的心都在暗地裏回答政治委員了，「不要再說了吧，會使我們暈倒的，或者會使我們發狂，我們被籠在沙渡金河的天然帶子裏，不諒解我們是弟兄們端着槍守候着，跟上來，愚蠢地硬逼着歷史重演石達開的故事，我們能够嗎？中華民族的命運，重重的壓在人們的肩上，這是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同胞們好意的村托也

更是歷史賦予的。一百九十里，二十四個鐘頭，這確然是我們的困難。

但過去我們沒有甚麼困難過，因為從來不會有什麼能夠困難我們，現在我們不會生翅膀，但我們有一雙貼過八個省泥巴的腿腳，如果腿腳還不够使用，我們還有兩隻手，遵義進擊，軍團長也會叫我爬，一切的話是空說！浪費了時間即是罪惡，現在是出動的時候了。……

「我們要接受他們的慶祝！」千百的喉嚨，叫出一致的巨雷裏鳴，夜神也兢兢的出避三舍了。光明爬出來送着我們這一個人一樣的長串滾動的人流。

浮盪的雲海裏，閃着白皚皚的雲峯，飢疲的腦膜，倦澀而又充血的眼睫暈目眩了。山南老嫗更善意的話，我們不會完全相信他，但我們也預示了醫「山病」的良方——飲糖水，預備了，現在又正在飢疲的時候，於是治小病的良方，也成了療饑的良醫。

三 口 號 聲 打 上 心 頭

兩個團的弟兄們又「親愛」的守候在小河對岸的高原上，可是掃興的是橋被拆去了，水是那樣深而急，瀑布的傾瀉，我們又這樣隔河相望了，但我們却遙遙的「同致「禮炮」——在繁密的機關槍火網下，橋被架起來了；真不愧民衆公贈的「豆腐軍」，邊防軍就這樣半免強半歡迎的把我們引進摩西面，而他們又不告而別了。斜風細雨的黃昏，目送着可憐而又可愛的弟兄們，消遊的噫人黑暗裏。

黃昏暴雨，毫無顧忌的傾倒下來，有意爲難，也是慈悲的在爲逃去的弟兄們沖洗恥辱，我們沒有作較長時間的休息，忍着早已告急的肚子，又在雨柱中蠕動了。政治委員站在路傍線是檢閱的將軍一樣，威武的挺起拳頭，揮撞着雨花和黑暗，鼓着他那永是含着東西的咀巴送出很不柔和的鼓打破瓦器的粗沙音，喊着各種不重複的口號，一句一句口號打在心頭上，似是打了強心針，經過他面前的人，脚步踏實一些，但也有一點副反映，「事情是你個人的嗎？你用不着那樣，

我們知道，會像你一樣的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們要做得很好，好得出乎你的一切。瞅着我們的人的意外，不要瞧我們的笨嘴笨臉。」

「不怕苦，不怕飢，只要鑪定橋！」人流中間出一唱百和，似口號又似歌聲的怒吼，算是代表着全體給政治委員的回答。

艱難的把人線牽過十里的小山，一天半轉別的「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大渡河又傲慢地躺在我們右側了，用牠那永不疲倦的怒吼，吞去嬌婦啜泣的風雨聲，吞去我們「坐汽車（註）」的碰擊怨嘆聲，但牠衝不破障着一切的黑暗，讓黑暗仍緊緊的圈圍着我們。

（註）軍中呼跌交者爲「坐汽車」

四 大家都變成泥菩薩

確實黑暗得可怕，縱不能誇張說「伸手不見掌」，但你很難透視两步以外，要是你踏快一步，你會撞到前一個人的頭或嘴上，踏慢一步呢，後面會照樣有的人

來碰你，更壞的就是碰得太猛了。你幸不練習一步以下放，也得使你手腳揚一揚，低喊一聲「喂喲」，有時爲了突出路面的一塊石頭，或是窄的路面及轉角的地方，這裏是會有「前仆後繼」的「坐汽車」客的，泥水是不會可怕的，反正沒有例外的大衆都是做了泥菩薩，耽心的倒是跌下山崖或者是河裏，那裏會够麻煩了，此時唯一的秘訣是不能失聯絡，如果稍慢一步，前面人走遠了，你便不見到影子，聽不到聲音，眼前是恐怖的黑牆，直立着，你簡直不敢定出那條是進路，腳更不敢移動，似乎四面都是陷阱，心會特別的恐慌起來，而後面趕上來的人又會特別催促的，真要逼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橫着爬着三個鐘頭滑過去了，嚮導說只行十里，每個人心裏都劃出問號了；「以此類推，到拂曉也不過只行四十里，但現在躺在前面的還有九十里，時針已指在午後九點，風雨和黑暗，十日會救又鑿定橋」！這擒住每個人的心。

河對岸突然湧出火光，游移閃爍，沿着河左，和我們取平行線向北邁進，火光前後拖長約兩里，發現時是平着我們的本隊的，但不久便超過我們的先頭了，

這使我們羨慕，也使我們更加重疑慮，突然出現的火光是告訴我們那是敵人增援部隊呀，在火把幫助下，他們是會先我們趕到鑪定橋。

五 打起幾千百個火把

據情報橋頭已有一旅人并再增添這一支還不知多少的援軍，那是更費了手脚了，如果我們圖快搶先，只有打起火把來，但這不又是明告敵人嗎？我們不應學對岸的那一羣，做這種笨事，有些人忍不住，向前後行着的同伴們探詢意見，但誰也不能有聰明的腦筋，答出適當的辦法。

對岸火光高傲的把我們丟下，毫不回顧一下即消逝了，我們衝進了一個村子，政治委員高擎着火把，站在村子的中央，嘶啞的喉嚨高叫：「大家找火把，每班六根，找那些用處較少的東西，好的有用的，絕對不准拿……政治處派人去檢查」不多久，幾千百個火把捲出村子，黑暗衝破了，前途閃耀着光明，眼睛有了用處，板脚也像拴上了「法馬」，走得特別輕快而迅速，簡直在跑步，有個人呼吸

粗起來，像同水牛一樣喘着氣，濕漉的衣服上，冒着輕煙的汗蒸汽，千百個跳動的心，合着脚步的節拍，箭簇般的跑向前方。

有人就心了：「這樣多的火光，在有敵情下都是不許可的，何況是接近了敵人，政治委員的聰明計劃，算是黑盡呵！」這種憂慮，立刻就得到不是杞人憂天的證實，我們同對岸的火光又平行了，在河床逼狹的山崖邊，在急湍的擊響中，對岸送來了「你們是啥子隊伍呀」的純粹四川音，問話打在途邊岩石上，顯出不全模糊的四川音，這時會有許多人皺起眉來，「怎樣答應呢？」在本隊不遠的步兵連有了答腔了，大概是黔北的新戰士，類似的四川話：「是×師×團的，是昨天同『共匪』接火來！」蠢得可愛的對岸那羣人不再問什麼了，兩行的火光，夾着大渡河北上，河面映得紅起來，彷彿是『亞林配克』運動會的火把競走，更迫真些，那就是預祝勝利的提燈會。兩串不同的人，懷着兩種不同的願望，在向同一方向邁進。

六 大渡河之浪

天拂曉，在年初一砲仗樣的熱鬧槍聲中，我們被接到了橋西頭，那是沿河半里長的橫街，大家分數在店舖子裏休息，疲乏了但又是興奮的，欣賞那從橋東頭送來的各種槍彈打在牆壁上屋頂上的劈拍嘩啦聲音。

大渡河等成了一切川流的奇觀，更集成了一切川流所有的以及未有的恐怖，每個浪頭裏都像裹着大石塊滾起來，壓下去，特別顯得勇粗狂暴，拳頭大的碎石塊，都隨着浪頭起來，像江猪一樣，追逐浪花數丈遠，然後才掙扎着沉下去，泥沙更被捲的永不會安沉在河床上，全河面使你不能找出一小塊的平恬如鏡，也不會有什麼漣漪清波，只是坐在飛機上攝取的投影畫，全幅是嶙峋的崖谷和溪澗，激湍的追逐排齊，捲成或大或小的漩渦，像鯊魚口樣，把四圍逼攔來的水永不滿足的吞下去，於是又從數丈遠聳出一個小阜來，這樣循環翻滾水花飛濺數尺高，全河面對處湧着噴泉，神經最健全的人，都不敢注視河面三分鐘，會使人擦亂暈

絃，雷樣的巨聲，立在岸旁五里高的小頂上，繁响即震得煩躁難安，逼近河岸，對方的人們都把對方當做是聾子盡可能的放大喉嚨叫，人這樣還會有些話語被濤聲吞噬了去。

在這廿餘丈寬的恐怖河面上，懸空橫躺着十二根臂腕粗的鐵鍊，間隔尺餘寬平臥着東西是牢牢的啃賢橋端，似是想把河面再拉窄些，兩旁同樣懸空的有上下兩根繩索，那是代替扶欄的，十二根鐵索上，橫鋪着木板，這是數千里長的大渡河獨一無雙的人行道，人不踏上這木板，鐵索會例外的爲難，大大搖擺起來，完全是賣技者走繩索，兩側重心要隨着擺動保持平衡，步子起落，也要特別留心，因爲鐵索也會上下在擺動，不俯視板面，怕步子會踏空，要像投石子一樣捲入驚濤駭浪裏去。但注視板面，視線會從板隙中透到翻滾的浪花上去，這又要你暈眩起來。以前也曾行過這類鐵索橋，那都只是五七丈寬，但已有許多人不敢挺起腰桿，而面色變得灰土樣，匍匐在板上爬過來了。

七 只要你的橋，不要你的槍！

現在，十六根黝黑的鐵索，是恬靜的頑躺在河的面，板子是被剝得精光了。鐵索裏露着對面的一個旅和我們這一個團，分有着橋東西，而東岸的橋亭和左右里餘的沿岸，從各種原有的與新築的建築物上，機關槍步槍的黑嘴，是朝向我們供出着。不時吐出一種飛蝗般的鉛芒，縮在黑嘴後邊的人，送來『過來呀！飛過來呀！我們繳槍給你們』的惱人的呼聲。我們這裡也禮尚往來的回答：『只要你的橋，不要你的槍！』但是在這裡，那只是幾根赤裸裸的鐵索呵！

全團的輕重機關槍集中了，特別射手也集中，司號也集中了，都密集橋頭，第二連跳出來二十個英雄，劃一的短槍馬刀和六個手榴彈，都像醉酒的醉漢，臉紅紅的緊纏着，出着鬥牛般的粗氣，列在街心的全團人的視線都集中在他們，數萬健兒的前途依靠着他們，過去八年事業的繼續，與將來無窮事業的創造，也緊在他們身上，他們被這種重負壓得不安了，群靈般的口號隱沒在號音響裡了，在

毫不慌亂的塵連長的後邊，緊跟着這二十個鐵漢，山岳一般的出現橋頭了，用着不能想像的，勇敢和技巧，鐵腕握着鐵欄，鐵腳對着鐵練，列成兩排鐵柱，中間勻整的幾條跌索上，爬伏着一些人，同樣的鐵腕握着鐵索，兩隻鐵腿厥開着，夾在兩條鐵索上，於是像小型的唐克車樣滾過去。

八 二十個巨人一個也沒有減少

橋東頭的人羣被這種不能夠想像出來的現實所驚駭了。飛蝗般的鉛花殞石般的手榴彈投過來，硝煙消失了鐵索橋亭和一切，爆炸的巨響，使兩側的岩石也抖顫了。當然不是有人情，但彈丸却多飛向無底的空中和河流裡去，二十個巨人未減少一個接近了東橋頭，被指定鋪板子的第三連也將準備好的板子鋪出橋亭，政務委員率領的第二梯隊衝鋒隊也轟列在鐵索上了，戰慄的那羣人終於動搖了，橋亭吐出熊熊的火光，鄰壁的民房也燃了，簡直是又一次火燒葫蘆谷。疑難突然變

立在二十個巨人的面前，灼人的火焰，幾丈外都會把毛髮熏焦，如果誰能從那裡鑽過去，那是孫悟空過火焰山，而我們又是凡胎肉體，結果不只是燒去幾根猴子毛，定會是葬身火窟；退來或是立在那裡等候火勢的滅殺，然而巨人們又不願作那樣『聰明』的想法，在他們這一畧畧躊躇中，列在橋頭的助戰的觀戰的人們心要跳出胸膛了。『衝呀！衝過去！』最後的勇敢呀！『光榮的英雄呀！』像狂風暴雨樣把二十個巨人吹進火窟。吹過了橋亭，吹到街上去，忍受着髮枯膚爛，投入了衆寡絕對懸殊的巷戰。

第二梯隊衝鋒過橋了，後續的人濤濤然又填補了河面鐵索上的空虛，三分之一人轉到橋東的街道上，那些失去魂魄和知覺的人們，像被獵犬狂追的兔子一樣，從街上躲進屋子去，又從屋子裡跑出來，結果都免不了『悔不當初』的可慘的躺在行石上，或者是『前倨後恭』的服帖在這巨人的面前求仁慈，能够逃出這兩途的，自然不是大多數。

二十個人的毛髮，三個傷亡的犧牲換得了大波河上唯一的瀘定橋鐵索橋邊是

永遠鐫鑄着的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們的英雄史跡，將和橋下的奔騰的激流一樣，永遠爲人們所敬仰。

膚施人物

抵膚施，先至城外外交部接洽，旋入城，滿街是黑衣紅星的青年人，服裝較外間爲完好。商業亦比較熱鬧。下車至紅軍大學休息。

紅大，那時已改爲「抗日軍政大學。」

校里先遇到的是林彪先生，現在紅大校長，對我算盡地主之地主了。他是三十歲剛過不遠的人，穿一件灰布棉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臉，兩眼閃爍有力，說話聲音沉着而不多言。不過，無論在發表意見與用詞上，他的立場很堅決，一點不放鬆。他領我去看他們學生的活動，有些打乒乓，有些打籃球，教官們和他們混在一起，沒有人介紹，很難分別，因爲服裝都是一樣的不好。寢室設備，不大講究，官長與學生之間，也無多禮節，他說他們不大贊成形式主義的。自然他們是以蘇聯紅軍作藍本，而蘇聯紅軍的兵學原則，是法國拿破崙遺留，重自由，重活潑，和德國兵學派的重形式者，完全相反。日本學德國，中國有些部分又的學

的日本，紅大的教育方針，是自動多於被動，討論多於上課，室外活動很注意，每日上課時間，最多不過三四小時。

其次和我見面的是宣傳部的吳亮平先生。他小小個子，清秀的面龐，無論他吃過多少苦頭，還是留着書生面目。他的外國語文很漂亮，蘇區對外英文廣播，就是他擔任。他說話清晰，明白。有系統、並有平和而堅定的見解。美國記者史諾入陝北，就是他給毛澤東翻譯。他是一個漂亮的宣傳家。

隨後廖承志來了，這是廖仲愷先生的哲嗣，何香凝先生的痛愛者，他會好幾種外國文字，會畫，會寫，會交際，而且會吃苦，這是紅軍中多才多藝的人物。紅色中華日報現改為中華日報的，就是他主編。

劉伯誠一會來了，身體看來很瘦，血色也不好，四川人有這樣高的個子，要算「高」等的人物。他之有名，不在到了紅軍以後，西南一帶，對劉瞎子的威風，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戰打壞了一隻眼，身上受過九次鎗傷，流血過多，所以看起來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渡河也是他打先鋒，行軍時，飛機炸

彈還光顧他一次，幸而不利害。他在莫斯科會令伏羅希洛夫敬佩過的。「紅軍總參謀長」是每個紅色戰鬥員都知道的。

天已黃昏了，屋內地上燃着火，再進去一位老者和中牟漢子模樣的人，前者是林祖涵先生，後者是朱德先生。林先生真是老而益壯，朱德已有五十多歲了，而面目僅如四十歲人之壯健。他說他每天打籃球，說話完全四川音，「半生軍閥半生紅軍，」他自己笑着自道。他說紅軍作戰沒有什麼秘訣，只是政治認識透到每個戰士，和羣衆基礎工作得到許多便利。

悄然出現的是丁玲女士，我們是初見，而想不列竟在這樣的地方，她打算在陝北搜集些材料寫東西，將來當有些特別東西出現。

現在中共總書記張聞天(洛甫)先生，戴着不深的近視眼鏡，出現于人羣中，他的談風輕鬆精利，不似會過萬重山者。

最後到毛澤東先生，許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傑，誰知他是書生一表，儒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三家村學究

，面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只是頭髮稍爲長一點。

同毛澤東進屋的，還有一位年近古稀的徐特立先生，他公然從江西走陝北，這是了不得的事件。

圍着爐坐着一大圈，談話的火線，打得很緊。以後中國的政爭，最好也用這種方式。大家不要動武，免得老百姓遭殃。關於和平統一後之黨和軍隊問題，那時他們的意見，還是主張維持原有的組織和系統。

那晚的宴會，也有海參之類，大概是招待「布爾喬亞」的，他們平時吃這些東西，恐怕不易找到了。宴會中，只有張國燾先生沒有來，說是病了，飯後，我特去看他，因爲我次日就要走，不看見他一次，覺得很抱歉。他現在是紅軍總政治委員，我們去時，他果然已經睡了，他立刻起身，咳嗽很兇，他的風格帶嚴肅性，深沉性，這是另一作風。

然後赴毛澤東窯洞作竟夜之談，到時已夜十時。

他那個窯洞內，除了一個大坑之外，還有一張木椅，一張桌子，一條木檯，

一盆木炭。木桌上放了許多紙條，還有經濟學和哲學書籍，桌上燃起油燭。他對于審洞發生了感情，因為牠冬暖夏涼，適宜居住。他說薛仁貴回審的是這種審，不是南方的硬審。他因為過去行軍作戰關係，作計劃下命令。都是夜間，于是白天在臥式轎里睡覺，夜間才緊張的作事，弄成和我們新聞編輯一樣的日夜顛倒。他用腦過度，腦血管膨脹，經常興奮，不易睡着，神經受點影響。如果在行軍的時候，身體有勞動的機會，睡覺可以好些，他平時很愛讀書，外間輿論的趨勢，他很清楚和我談論。（長江）

女英雄們

一九三四年十月開始了萬里的跋涉，當時整整有三十名婦女參加，她們雖然一路經過若干艱難危險，穿過七八個省份，走了二萬五千里，越過無數高山大河，但是竟沒有一個人死亡，原來身體不好的，反轉好起來，現在都平安的到了陝北。

李伯釗說，她們要作一本小說，起名就叫「三十個」，「來紀念這一隊共患難的戰友。這三十個女人，她們那種堅苦奮鬥的生活，確實與今日沉淪在都市享樂生活中的婦女比較起來，真有霄壤之別。在這裡我把她們的姓名列出來：劉英（洛甫妻），陳慧清（鄧發妻），劉羣仙（博古妻），危拱之（葉劍英妻），危秀英，李伯釗（楊尙琨妻），蔡暢，李建貞，金維映，賀志珍（毛澤東妻），廖施光，錢希均，韓世英，鄧穎超（周恩來妻），周月華，廖月華，阿香，吳胡蓮，王乾元，吳仲蓮，鄧六金，謝小眉，鍾玉林，劉彩香，鄭玉，楊厚增，李小江，李建華，康克

清（朱德妻），（丘一涵）。

這些女人來自不同的省份，出身也不同，農工成份佔多數。可是都結婚了，老婆爲「蘇區要人」在私生活方面惟一的「奢侈」，但也並非限制一般人結婚，而且「要人」也不完全討老婆。彭德懷已經打了半生的光棍，最近哄傳他和丁玲女士戀愛，但他絕對否認。

左翼女作家丁玲，她的歷史已經誰都知道，用不着多說。去年秋天她由西安過三原到陝北，先在軍隊裡服務過很長的時間，今年二月到延安以後就在延安沒有走，現在已組織戰地服務團到山西去服務了。她的臉是胖胖的，幾乎成一個圓形，身體也肥胖，所以一身灰布軍服要漲破似的纏在她身上，紅星的帽子壓在短髮上，兩個酒渦時常在笑。

毛澤東夫人柯志珍女士，在外表看起來，簡直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少婦。其實，她的性格是非常潑辣的。很少有人看見她穿長衣服，十年來總是穿着一套紅軍的制服，皮帶上掛着手槍；她會與中央政府的剿共軍隊對過陣，在前線上運傷兵

。到後方去，調護病人，組織女軍，而且，在北上戰役中曾受過傷，甚至幾乎送了性命。自與毛澤東同居以來，九年之中終日是奔走勞碌，七年之中生過五個孩子，但這些孩子全送給了人家，她自己一個也不要。

紅軍由江西總退却時，到處竄逃，直到陝境，步行二萬五千里。她的身體上先後炸傷廿幾處，到現在，身上還找得到累累的創痕。

她現在二十七歲，但反抗的火焰毫末消滅。在這八千英里的退却中，她受盡了人間的痛苦。受傷以後，先教人抬着走，以後換人背着，用騾馬駝着，到最後人和馬全沒有了，便只好步行。而同時又產生了一個小孩，她真是受盡痛苦的人了。

在紅軍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為江西永新縣雲山人，是一個小地主的女兒，她父親也曾當過一任縣長。

她會進過教會小學，她妹妹嫁給毛澤東的弟弟澤覃。澤覃為國軍所殺，而她的妹妹也至今生死不明。她由小學校出來後，就在本縣參加婦女運動，一九二七

年加入共產黨。是年八月一日至廿日之南昌女共軍抵抗國軍一役，即由她領導。她同毛澤東是在民國十七年結婚的。她在共軍中曾先後擔任政治教授，看護婦女組織的領袖；而在戰時，她又是軍人。——總之，隨時隨地，她全有工作。

征 程 插 話

一 茅 臺 美 酒

紅軍一部由松坎 溫水，縉水，繞至赤水，但見城外有工人和群眾搖旗吶喊的歡迎，真是給了他們無限的興奮。同時仁懷，茅臺亦相繼陷落，川西南的古蘭永寧縣境，亦為紅軍所佔領。

他們在茅臺時，有一件趣事可以順筆寫出，就是找到了一家永遠不會忘記的釀酒作坊『義成老燒房』。這是一座很濶綽的西式房子，裡面擺着百餘口大缸。每口可裝二十擔水，缸內都裝滿了異香撲鼻的真正茅臺美酒。開始發現這酒坊的士兵，以為「滄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及酒池生浪，異香四溢，方知為酒。可惜數缸美酒，已成為脚湯。事為軍事顧問李德所聞，（李德嗜酒）即偕數人同往酒坊，一嘗名聞寰球的茅臺美酒。他們擇其中為最年遠的一缸，痛飲了一場，至於醉，纔相扶而出，臨行時，他們又將是類佳釀帶走不少，繼續經過茅臺的部隊，都前往

該坊痛飲一杯，及最後一部經過時，敝缸脚湯也滑滴不留了。

二 上火焰山

五月八日他們就在那裡渡過了金沙江，重入四川境界。

在這裡地方他們就爬上一座山，名叫「火焰山」。山上的羊腸小道，千轉萬曲，已屬難行。加以整個山上沒有一點水，沒有一株樹，也沒有一點風，在五月熱烈的陽光中上坡下坡，其困難甚於經過北方的沙漠。那時幸有數十個「老百姓」，將一桶桶水頂在頭上，送上山坡，他們靠賣水發了一筆千載難逢的小財。這批爬荒山的行旅，確喝了一杯續命的涼水。過了這四十餘里的山路，已經入夜。下山的時候就與劉元璋的部隊作戰，佔領了通安的街道。他們在通安休息了一天，就於十日進攻劉元璋部所扼守的會理城。但劉部預將會理城外的房屋盡行焚燬。因估計攻克該城，犧牲太大，不如將以逸待勞的劉部，包圍在會理城中，他們就安然過境。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在過大渡河，與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故雖分股向

西昌，冕寧，越雋進發，只求安然通過，並無攻城的計劃。

三 入 猓 猓 國

冕寧的蠻子，本地人稱爲猓猓。他們對於猓猓，無不言之變色，因爲這些蠻子，常從山中出來掠殺漢人，故漢人待遇猓猓，只要捉住，也盡他們殘酷的能事。冕寧城中有專爲拘禁猓猓的監獄，無論男女老幼，都上了很重的鎖。紅軍爲着實行他們的民族政策，要解放獄中的猓猓。但冕寧的羣衆竭力反對。後經過一番的解釋和宣傳，始得全部釋放。冕寧失守後，城內的縣長科長，紳士等隨着軍隊，避入山中，到了猓猓的勢力範圍之內，縣長被殺，其他的人們都被搶劫一光，甚至有一位科長太太，也被剝得一絲不挂而回到冕寧。紅軍就是在晚從猓猓的手中奪到了大橋，北巖堡等要口，然後爬上小相嶺，進入猓猓國的境內。猓猓有自己的武裝和堅固的碉堡扼守山口，阻止紅軍入境。經過一場血戰的見面禮之後，他們就退入深山，但沿途仍有突然搶劫的情形。後來紅軍派了一位代表劉某，

，用三跪九叩的禮節，朝見了猓猓國女皇帝。送了猓猓國二百支步鎗，一千元銀幣，與他們訂定了過境的協定。他們就准許了紅軍過境，惟沿途向夷民買貨須以現銀交易，不得參用紙幣，也不準紅軍佔據夷民的房屋。自此以後，沿途猓猓除伸手要錢外，不發生任何爭執。這是猓猓國外交的勝利，亦是紅軍政治工作的成功。後來有三個猓猓加入紅軍當兵。

據身與此役而後來投誠的友人說，這猓猓國自南至北有一百十里長，東西距離，因未通過，故不得而知。他們在山上，自能耕種，但每歲所產的糧食，不敷供給全年的需要，故有下山向漢人搶掠以補其不足的必要。猓猓所有的武器，除刀槍矛斧外，有毛瑟槍和七九步槍不少，並且會使用，瞄準極正確。紅軍前進時，猓猓成羣結隊，站在兩邊參觀，大部份時赤腳。小部份穿麻鞋，身上穿的是各式各樣，不倫不類的布掛，大概都是從漢人身上剝下來的。外面罩着一件羊毛手織的披衫，那倒是真正的土產。女人也是這樣。但是下身圍着一條百折裙。據說裙內不穿褲子的。猓猓可分為兩種，一為黑骨頭，一為白骨頭。白骨頭是黑骨頭

的奴隸，黑骨頭倒是猓猓國的貴族。他們的俘虜過去的異族，都當白骨頭，故白骨頭中亦有漢人的子孫。白骨頭可以作商品買賣，而且永遠是奴隸，也不許與黑骨頭通婚姻。倘查出有通奸的情形，白骨頭就要遭着殘殺，黑骨頭利用白骨頭出去運貨，回來替他們耕種，並且用種種方式搶劫他們的勞動力。猓猓雖是一種野蠻民族，他們剝削異族，倒是『內行』，他們跑山若猴，行動敏捷，並且一呼百應，作戰奮勇。他們的團結力頗強，所以他們在歷代漢族的侵略底下生存到今日。這確是他們的民族的精神，亦是他們的光榮的歷史。（按即白夷與黑夷之分別）

四 土司宮室

卓克基是前清乾隆帝勞師傷財所克服的小金川七大土司之一。土司宮建築在兩河的匯流點上，前臨急流，後起峻嶺，在一塊石砌的，八丈高，十丈濶的方臺上，建築着四座儼然西式的高樓。前幢兩層，左右後三幢均是四層，屹立於萬山環繞中，成爲番境內的一幅風景畫。該宮的一，二兩層，都是土司的廚房，貯藏

室，及下人的臥室。第三，四層樓，纔裝飾得非常華麗，四面皆有玻璃窗，一切的房門與壁板，都有精美的雕刻。右幢數室，陳設最爲精緻，沿壁都有骨董架子，架內都是磁銅玉石的古玩。室內的牀，書桌，椅檯，都是精緻的上等木器。這大概是土司的臥室，左幢兩巨室內有一木坑，一切的桌椅裝飾都是雅緻的，這大概是土司屬員的臥室。後幢樓上爲大佛堂，內有佛像，佛帳，銅鼓，和很多的藏經，都有條有理地放在經架上。兩壁的壁畫，因爲年代久遠，故已薰黑，也不能辨識爲誰朝的古畫。左右兩幢各有一個小佛堂，堂的兩旁，有新鮮美麗的古畫，雖屬是近代所繪的，但畫中的馬象獅虎英雄甲冑等，都有生動的姿勢和活潑的精神。在夷民區域內有這樣的高等美術，實足令人奇怪。土司的會客室內題有『蜀飾樓』三字，他的書桌上置有一部三國演義及其他漢文書籍，足見他已有幾分漢化。據說這位土司索觀瀛，曾在成都大學讀過書，與四川軍閥劉文輝等交情頗深。他所有的機關鎗和步鎗，是劉文輝送給他的。紅軍的先頭部隊至此前，曾派人去向他假道，他非但不肯，並將派去的人殺了。因此紅軍就派一營人去，打得他

落花流水，他就率領殘餘的番兵，竄入深山，據險扼守。紅軍佔據了他的宮室和塙堡之後，把他的財產沒收。但宮中的骨董古玩，仍替他保存在原處，絲毫沒有帶走。

五 宿營水中

爲着入陝甘的準備，紅軍的糧食，要在那裡籌足六十萬斤麥子，和幾百隻牛羊。在這個時期內，他們除練習打仗外，又要習看羊，牧牛，割麥。煮鹽等工作。他們準備好了一切，就於八月廿三日由毛兒蓋出發，經過分水嶺南面和西面的草地。廿八日到班右和巴西。他們在草地中行了五天十分艱難的路程，遠看草地是一片綠色的平原，行過高山低谷的人們，正渴望着這樣的平地，不料行於其間，與爬山同樣的費力，因雙足陷人泥中，舉步總是拖泥帶水，討厭非常。加以常常下雨，他們每人雖帶着木棍和油布，晚上宿營的時候，上面尙可撐起棚來當雨，但下面無法阻止濼源而來的冷水，故往往人身浸在水中。草間飛來的蚊蟲，又

向過路人爲難。因此得病的人實不在少數，當時所得的病叫黑瘧疾（Black Malaria），大概草地的蚊蟲，比較別處的還要厲害，故所得的病也較爲嚴重，用金雞納霜治之亦無效，故軍醫也束手無策，得病而死者多至五百餘人。

六 割麥鬥爭

在這裡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紅軍總司令朱德先生，他不僅同戰鬥員一樣割麥和打麥子，並且割下來以後從一二十里遠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來，他還常對一般戰士和工作人員說：「你們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麼青年！」大家只好很不好意思地對着他笑。除紅軍的領袖毛澤東、周恩來、諸先生爲了要發號施令，沒有工夫參與此種勞動之外，共產黨的中央書記張聞天先生和年過六十之徐特立、林伯渠兩先生，也來幫忙弄麥子，紅軍中這種上下一致共甘苦，同患難的精神真是值得人們佩服的；這也就難怪大家在饑寒交迫困難當中，還能團結一致，始終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堅定和戰鬥情緒。

同時值得指出的是：隨軍工作的婦女們，如朱德夫人康克清女士等，不僅隨軍隊背着鎗和行李包袱走路，同時也參加這種割麥勞動。有些知識份子出身的青年男女，到麥地去因無鞋子穿，把脚也刺破了，拿着棒子打麥子，手掌也起泡了，這樣的生活。據我看，似乎是他們中間若干人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的嘗試！但從沒有人表示過辛苦！

七 最後險地

最後一次險地，在甘肅岷縣境白龍江上拉子口。白龍江上游是雪水流石峽中，水中無船，且寒不成涸涉。拉子口兩岸絕壁，在絕壁上盤石開小道，至不能再開處，乃架一木橋至對岸絕壁上，仍沿壁鑿小道，以通於平地，故此地如將木橋拆卸，十萬大軍到此，亦只好徒喚奈何。甘肅方面守兵，僅置一班人於橋之兩端墩堡內，橋亦未拆，而戒備鬆懈，故被紅軍奇襲，遂過最後之天險。

八 陝北會合

他們於十月二日離了通渭，通過固原的時候，與一個騎兵帥打了一仗，又衝過了政府軍的封鎖線。隨後又被他們佔領了環縣附近的何連灣。他們就在十月二十二日進了陝北蘇區，到達了洛河上游的吳起鎮，雖有三，四個騎兵圍在後追擊，也無法阻止他們在陝北的大會合。紅軍由江西西行時號稱十萬，及至陝北只剩得五萬。可見沿途打死的，打傷的，落伍的，病死的佔其半數，真是絕大的損失和犧牲了。

編後小記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前身，就是工農的紅軍。它正在朱德和彭德懷兩位將軍的領導之下，走上抗日的前線，屢建英偉的戰蹟，博得了全國以至全世界人民的愛戴和感奮。最近英國日報“Daily Workers”上面，寫着極明確的評論，說：「紅軍十年以來，在鬥爭上，組織上，和政治進展上的豐富經驗，如今必然地將為全中國人民運用於今天的抗戰中。」

是的，十年來的對內鬥爭是結束了，而今天的對日抗戰又已經開始了，這無疑地值得我們人民敬愛，也值得我們友軍學習的。

十萬紅軍，曾經奮鬥了十年之久，而二萬五千里長征，則是十年來最英勇的鬥爭經驗，同時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行軍故事。沒有「長征」，也許就沒有「抗戰」，因此，我特編這部「隨軍西行見聞錄」，在這裡留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史料」。

夢秋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